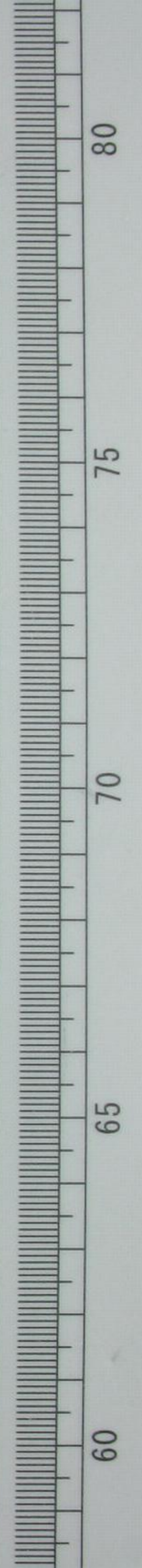


正校
廿二史劄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7
5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廿二史劄記卷之四

皇太孫

陽海趙翼撰

方正文庫

禮記有適子。無適孫。注謂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古未有稱皇太孫者。漢宣帝時。元帝為太子。生成帝。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名之曰鶯。字曰太孫。此以之為字。非立為太孫也。惟晉惠帝。帝立子通為皇太子。後為賈后所殺。趙王臧弟襄王尚為皇太孫。尋薨。齊武帝。帝以太孫其東宮。屬悉改為大孫。官屬太孫。廢位。以無道。魏太武帝。帝先立子晃為皇太子。乃停封號。號世嫡皇孫。後即位。為文廢。唐高宗。帝屢廢太子。立英王哲為皇太子。時杖死遼道宗。被害。詔封濬為乙辛。諸廢。燕國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帝崩。金世宗。帝先立嫡子允恭為皇太子。尋薨。乃立允遺詔。燕國王。即位。是為天祐帝。崩。元世祖。帝先立嫡子珍。後立為皇太子。珍。命。德。皇。守。在。汝。後。即位。是為章宗。在。元世祖。帝先立嫡子珍。後立為皇太子。珍。命。崩。皇。孫。入。即。明太祖。帝先立嫡子標為皇太子。後即位。是為建文帝。明成祖。帝先立高熾。為仁宗。在東宮時。子瞻。基。性。英。睿。皆。有。建。立。然。晉。惠。帝。齊。武。帝。金。世。宗。明。太。祖。皆。成。祖。乃。立。為。皇。太。孫。是。為。宣。宗。皆。有。建。立。然。晉。惠。帝。齊。武。帝。金。世。宗。明。太。祖。皆。以皇太子先卒。故立皇太孫以繫正統。此事之不得已者也。魏太武。遼道宗。元世祖。則雖東宮先卒。大位已屬嫡孫。然尚不設皇太孫之稱。如魏太武。則號其孫曰世

廿二史劄記

卷之四

010190611197

嫡皇孫遼道宗則封其孫曰燕國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元世祖則付其孫以皇太子寶。俱未嘗有皇太孫之號。乃唐高宗則當。中宗在東宮時。即立重照為皇太孫。明成祖亦當。仁宗在東宮時。即立宣宗為皇太孫。皆非禮也。梁武帝當簡文太子。在東宮時亦立簡文王。而無皇太孫之稱。高宗立重照時。嘗以問裴敬彝。王方慶皆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晉立愍懷。通即子為皇太孫。齊立文惠。長子為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古所未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遂立之。是唐時猶有能據禮以爭者。乃明永樂中。竟未聞有以此為過舉。而舉朝寂然無聲。可見明臣不讀書。不知故事之陋也。

皇太弟

皇太孫之稱。已非古法。晉以後更有所謂皇太弟者。晉惠帝皇太孫臧及尚俱死。因河間王容奏。乃詔立成都王穎為皇太弟。惠帝後穎兵敗。又廢之。而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亦惠帝弟。既即位。是為懷帝。劉淵死。其太子和為劉聰所害。聰讓位於弟北海王。又入固請聰即位。乃立又為皇太弟。後又為聰子粲所害。慕容暉為苻堅所擒。官於長安。後暉弟冲起兵。高蓋等立冲為皇太弟。檄書與堅。自稱皇太弟。致書請奉送家兄皇帝出城。苻丕敗死。其子懿奔於苻登。時登已稱帝。乃立懿為皇

太弟。此古來所創見也。唐文宗崩。中尉仇士良等立穎王漣為皇太弟。即位是為武宗。僖宗崩。軍容使楊復恭立壽王為皇太弟。即位是為昭宗。此皆倉猝擁立。非預建為儲副者。又南唐元宗李璟立弟齊王。然兄終弟及。名號尚非不經。唐武宗官馬元贄立光王為皇太叔。即位是為宣宗。此又古所未有。安樂公主請中宗以已為皇太女。則更不經之甚矣。元成宗崩。無子。其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懷州。入京監國。迎海山即位。是為武宗。武宗即立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又泰定帝崩。武宗二子在外。長曰和世竦鎮漠北。其弟圖帖睦爾在江陵。亦先入京。稱號。迎和世竦即位。是為明宗。明宗亦立圖帖睦爾為皇太子。明宗尋被害。皇太子仍即位。是為文宗。按武明二帝。皆以其弟為儲副。則皇太弟之號。實屬相宜。乃反立為皇太子。是直以弟為子矣。蓋元人不知有皇太弟故事。但知皇太子為繼體之號。而不知其為對君父之稱也。

帝王行三年之喪

三代後帝王行三年之喪者。咸稱晉武帝。宋孝宗。然尚有晉康帝。姚興。魏孝文帝。後周武帝。北漢劉承鈞。世未之知也。今摘於後。

晉文帝司馬昭馬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然猶練冠蔬食。及謁

崇陽陵。仍以衰經從行。裴秀奏既除。不宜復服。乃止。羊祜曰。三年之喪。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王上至孝。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羣臣異議。乃止。羣臣又請易服復膳。詔曰。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俟紛紜也。遂蔬素終三年。後王太后殂。帝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服。詔曰。前代典禮。質文不同。何必援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竟素服以終三年。武帝楊后崩。既葬。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杜預奏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閭終制。從之。見杜

傳預

康帝紀。有司奏成帝崩。已一周。請改素服。進膳如舊。詔曰。權制之作。出自近代。雖曰適事。實蔽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况因循。又從輕降。義不可矣。是康帝亦行三年喪也。

姚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李嵩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令典也。宜遵聖性。以光孝道。既葬之後。仍素服臨朝。率先天下。尹繹駁之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其一依嵩議。晉書載記

魏孝文帝遭文明太后之喪。欲行三年之喪。羣臣固請。依遺詔。過葬即吉。帝不許。乃以衰服過期。終四節之暮。明年正月。始聽政於白雲信堂。又明年。遇文明太后再

周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三日。哭不輟聲。魏書

後周武帝皇太后叱奴氏崩。帝詔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今不易之道。朕宜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仍遵遺令。公卿固請。過葬即吉。帝不許。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後周書

北漢劉承鈞。於乾祐七年。遭其父世祖之喪。承鈞謂以日易月。非禮也。始行三年喪。至乾祐九年。冬。始除服。十國春秋

宋孝宗遭高宗之喪。詔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自是每七日及朔望。皆詣德壽宮。至大祥。帝以白布巾袍。御延和殿。若詣德壽宮。仍經杖如初。葬後。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又下詔曰。朕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故以布素視事。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禘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遂終喪三年。將內禪時。密諭兩府。欲禪位退休。以畢高宗三年之喪。屆期。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畢。仍返喪服。駕詣重華宮。至服闋。始除。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寧宗即位。已服期。欲大祥。畢。更服兩月。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期矣。今欲加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謂嫡孫承重。則太上皇即光宗聖躬久已康復。在宮中自行三年之喪。而陛下又行之。

是二孤也云云。是光宗亦行三年之喪。朱子語類

女后之賢

洪容齋標三女后之賢。謂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稱疾不朝會。莽敬而哀之。欲嫁之。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楊堅女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禪位。憤惋愈甚。堅內愧之。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昇女為吳太子璉妃。昇既篡。封為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之。三后之事略同。可畏而仰也。然此三后猶人所知。容齋所記尚有遺漏。漢靈帝崩。子辨即位。是為少帝。董卓廢為宏農王。尋進醜弑之。臨服醜時。與妻唐姬泣別。姬還潁川。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誓不肯。後李傕遣兵鈔關東。掠得之。催欲妻之。不聽而終不自名。獻帝聞之。詔迎姬拜為宏農王妃。晉愍懷太子遹妃王氏。名惠風。王衍女也。太子既廢。衍請離婚。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惠風拔劍拒屬曰。我太尉公女。皇太子妃。豈為汝逆胡所辱。屬遂殺之。苻堅奔五將山。為姚萇所擒。其張夫人自殺。苻登妻毛氏。壯勇善騎射。為姚萇所襲。營壘既陷。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力屈被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為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萇怒殺之。呂紹為呂纂所弑。妻張氏色美。呂隆欲污之。張氏

自投樓下。二脛俱折。誦佛經而死。以上皆晉書列女傳呂纂既篡。為呂超所誅。其妻楊氏色

美。超將娶之。使其父語之。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求富貴。一之已甚。其可使女

辱於二氏乎。乃自殺。北西魏廢帝后宇文泰之女也。帝為泰所廢。后以忠於魏被

禍。此皆亡國后妃之賢者。摘出以補容齋所未及。

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為重

南北朝通好。嘗藉使命增國之光。必妙選行人。擇其容止可觀。文學優贍者。以充聘使。如魏游明根嘗三使於宋。李彪嘗六使於齊。齊武帝以裴昭明有將命之才。特命使魏。皆以其能稱使職也。其後益以使命為重。李諧傳謂南北交聘。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貴游子弟。盛飾聚觀。館門成市。魏使至梁。亦如之一時風尚如此。凡充使及伴使。皆不輕授。邢邵在魏。為一時文人之冠。特以不持威儀。遂不令出使。邢邵北齊李緯與崔暹不協。嘗曰。雖失貴人意。聘梁使不能舍我。後果使梁。崔瞻曾經熱病。面多癩痕。然雍容可觀。詞韻溫雅。遂出使於陳。崔瞻此出使之精於選擇也。其出使而增重隣國者。魏游明根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游明高推使宋。宋稱其才辨。高允李彪使齊。將還齊。王親至琅瑯山。命羣臣賦詩送別。李彪北

齊崔陵將使梁。陵曰：文采與識，陵不推李。諧口頗頹頹，諧乃大勝。乃以李諧、盧元明、李業興出使。梁武謂左右曰：卿輩嘗言北方無人，此等從何處來？李諧、李業興梁、梁武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良多。李渾魏收與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辨，收詞藻富逸。梁君臣咸敬禮。魏收周使崔彥穆聘陳，彥穆風韻閑曠，器度方雅。為江表所稱。崔彥穆傳，以上皆魏書。此皆出使之有光者也。其隣國之接待聘使，亦必選有才行者充之。魏使至齊，齊以宗夫與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宗夫、王融有才辨，乃命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以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已踰其半。景高曰：在北聞君曲水詩序，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弁曰：昔觀相如封禪，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王融劉繪以才辨奉敕接魏使事畢，當撰記。繪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劉繪傳，以上皆齊書。齊永明中，魏使至，詔選朝士有詞辨者接使於界。乃以范岫往迎。范岫魏使劉善明聘梁，梁使朱异接之。預讌者皆歸化北人。善明欲見王錫、張纘，乃使錫、纘入宴。善明遍論經史，錫、纘隨而酬對。善明深嘆服之。張纘傳，以上皆梁書。齊使劉纘至魏，文成命李安世接之。安世善舉止，纘嘆曰：不有君子，豈能國乎？李安世傳李諧、盧元明聘梁，梁武以蕭撝詞令可觀，令受幣於賓館。蕭撝梁使至魏，陸印每接讌，即席賦詩。印必先成，遂以敏速見美。陸印

劉孝儀聘魏，魏詔邢昕迎於境上。邢昕徐君房庾信聘魏，名譽甚高。選接待者，皆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皆降階攝職，更遞司賓。祖瑛梁使至北齊，齊每令裴讓攝主客郎，接待之。裴讓陳使傅縡聘北齊，齊令薛道衡接對。縡贈詩五百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薛道衡陳使賀徹、周漬相繼聘隋，隋每令盧昌衡接待之。盧昌衡隋陸爽博學有口辨，每陳使至，文帝嘗使爽迎勞。陸爽此又可見伴使者亦必慎選也。今按劉纘聘魏，指方山問接待李安世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於番禺耳。李安世傳李繪使梁，與梁人泛言氏族。袁狎自謂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李繪李業興使梁，梁朱异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耶？業興曰：是圓邱，非南郊。异曰：北間郊邱異地，是用鄭義。此中用王義、業興曰：江左用王義，除禫應是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仍用鄭義？二十七月。李業興梁徐陵使東魏，宴日甚暑，魏收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帶來。陵曰：昔王肅至魏，為魏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陳書徐陵傳此等猶不過以言語文學見長，無大關係。若事涉朝政邊事，而能以片言全國體，折敵謀，則尤有足尚者。如魏太武南伐宋，太尉江夏王義恭、安北將軍武陵王駿守彭城，太武使李孝伯至城下，勞問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相見。宋張暘出對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

此孝伯曰。隣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隣國之臣。何至杜門絕橋。嗚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間精甲十萬。恐相凌踐。故耳。孝伯曰。主將令行禁止。何待絕橋杜門。又何必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可以此相矜乎。孝伯應答如流。風容閑雅。嗚甚相嗟賞。魏書李孝伯傳。宋人亦稱孝伯足辭辨。北土之美。嗚隨宜應答。音韻詳雅。北人美之。宋書張。劉縝使魏市肆交易。金玉甚賤。縝曰。當是山川所出。李安世曰。我朝不貴金玉。故同於瓦礫耳。縝初將大市。聞安世言慙而罷。李安世傳。齊高帝篡位。使車僧朗於魏。魏主問齊王何故奪宋天下。僧朗辨對甚明。齊書車僧朗傳。魏文明太后崩。齊使裴昭明來弔。欲朝服行事。不肯喪服。魏成淹折之曰。元冠不弔。童稚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何得以朝服行弔。昭明言我高帝崩。魏遣季彪來弔。不喪服。淹曰。彪本請喪服以行。及至齊。齊已即吉。君臣皆鳴玉行庭。使臣何容衰服。今我皇方親行喪服。豈得以此方比也。昭明遂以喪服入。成淹傳。及魏使李彪報謝。則入宴辭樂曰。我皇孝性自天。除纜後尚以素服從事。使臣不敢聞樂。齊不能屈。李彪傳。齊明帝廢海陵王自立。魏孝文來伐壽春。城中遣王慶遠出。與孝文語。遂退兵。齊書蕭遙昌傳。陳文帝弟安成王瑛在梁。魏克江陵。隨例遷長安。宇文泰欲歸之。遣杜杲使陳道意。陳文帝大喜。即賂以黔中及魯山郡。後杲送瑛歸陳。帝曰。家弟得歸。實

貴朝大惠。然不還魯山。恐未能如此。杲曰。安成在我朝。咸陽一布衣耳。然足陳之介弟。其貴豈止一城。我朝親睦九族。推己及人。所以送歸。今謂以土地易骨肉。何以聞之。四方。陳帝大慚曰。前言戲之耳。後杲又使陳宣帝謂曰。若欲從圖齊。當以樊鄧見與。杲曰。合從圖齊。豈惟散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宣帝甚敬之。陳書。此等使臣實能為國家折衝樽俎之間。使鄰國不敢輕視。真所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又不徒以言語文學見長而已。宜是時南北皆以選使為重也。

後魏追諡之濫

有天下追尊其先世禮也。然不過兩三代。獨後魏則無限制。道武帝建國稱帝。既追尊其始祖。力微為神元皇帝。自神元以下。沙漠汗曰文帝。悉鹿曰章帝。綽曰平帝。弗曰思帝。祿官曰昭帝。猗迤曰桓帝。猗盧曰穆帝。鬱律曰太祖。平文帝。賀傳曰惠帝。紇那曰煬帝。翳槐曰烈帝。什翼犍曰昭成帝。凡十三帝。又從神元而上。追尊極遠之祖。毛曰成帝。貸曰節帝。觀曰壯帝。樓曰明帝。越曰安帝。推寅曰宣帝。利曰景帝。侯曰元帝。肆曰和帝。機曰定帝。蓋曰僖帝。僧曰威帝。隣曰獻帝。詰汾曰聖武帝。又共十四帝。則不惟諡號遙加。并名諱亦出於追製。苟欲崇其祖先。而至於濫

衰已甚。此不經之甚者也。按魏澹謂平文以前。本部落之君長。道武遠追二十
八帝。實越典禮。今魏書及北史所載止二十七帝。殊不合。魏澹所云。考平文時。長
孫斤反。拔刀向御前。太子實格之。傷脇而薨。後追諡為獻明帝。所云二十八帝者。
獻明當在內也。魏書北史以獻明未登位。無事可紀。故缺之耳。

按漢制。開國之君。稱祖以下。則俱稱宗。自曹魏始。三代稱祖。武帝稱太祖。文帝
稱高祖。明帝稱烈祖。明帝廟號。乃生前所定。尤屬不經。故孫盛譏之。晉亦三代稱祖。司馬懿追稱高祖。
昭追稱太祖。武帝稱世祖。慕容氏亦三代稱祖。虎追稱高祖。號追稱太祖。僞僭
號稱烈祖。姚秦亦三代稱祖。弋仲追稱始祖。苻稱太祖。興稱高祖。至元魏則更
有兩太祖。道武既追尊平文帝為太祖。及道武崩。其廟號又稱太祖。此列朝所
未見也。其後太武帝稱世祖。獻文帝稱顯祖。孝文帝稱高祖。北齊則高歡追稱
高祖。文宣帝稱顯祖。武成帝稱世祖。亦三代稱祖。周宇文泰追稱太祖。武帝稱
高祖。南朝則宋武帝稱高祖。文帝稱太祖。孝武帝稱世祖。亦三代稱祖。齊高帝
稱太祖。武帝稱世祖。梁武帝稱高祖。元帝稱世祖。陳武帝稱高祖。文帝稱世祖。
祖以功。宗以德。原非必一祖之外。不得再稱祖。然亦須揆其功。而祖之。創業中
興。有大功於世。祖之可也。如魏明帝。宋文帝。孝武帝。後魏獻文帝。北齊武成帝。

諸君不過蒙業繼體。在位僅數年。無功可紀。乃亦以祖為廟號。僭偽之朝。苟為
崇奉。固不可為法也。

保太后

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
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魯昭公少喪母。有慈母良。及死。公欲喪之。有
司以為非禮。公乃以練冠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然但練冠以居。而孔子
已以為非禮。按慈母亦有不同。或子幼母死。父命妾長育之者。父卒而遭此妾之
喪。尚有三年之服。以重父命也。若但父使之保抱。則不過保母而已。晉書顧和傳。
成帝以保母周氏有保育之勞。欲假以名號。和奏謂古無此例。惟漢靈帝以乳母
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世之私恩。非先王之令典。乃止。是古未有崇奉保母之制也。
乃後魏自道武創例立太子。則先殺其母。以防母后預政。自是遂著為令。而帝即
位。皆無太后。於是轉奉保母為太后。太武帝保母竇氏。本以夫家坐事。没入宮。明
元帝命為太武保母。太武既立。尊為保太后。後又尊為皇太后。太后登崢山。謂左
右曰。吾母養帝躬。死必不為賤鬼。然於先朝無位次。不可違禮。從葬園陵。此山之
土。可以終託。故歿後遂葬崢山。從其志也。文成帝乳母常氏。亦有劬勞之功。文成

即位尊為保太后。再進為皇太后。是時文成妃李氏生獻文。後將立獻文為太子。常太后依故事。令李氏條記在南兄弟付託。其宗兄洪之痛哭而死。以保母而能主宮闈之政。賜死太子之母。則當日之尊。竟同皇太后可知也。文成帝又極尊奉封太后之兄英為遼西王。弟喜帶方公。三妹皆縣君。妹夫皆公侯。又追贈太祖母為公。父為王。母為王太妃。可謂濫矣。親母則必賜死。保母轉極尊崇。魏法之矯枉過正。莫不善於此。

異姓封王之濫自後魏始

太武帝即位。封長孫嵩北平王。奚斤宜城王。長孫翰平陽王。叔孫建丹陽王。司馬楚之琅琊王。杜超陽平王。穆壽宜都王。長孫道生上黨王。樓伏連廣陵王。自是功臣無有不王者。文成帝封周怛樂陵王。杜遺閭若文。劉尼杜元寶。源賀。閭武。皮常英。閭毗。閭紇。尉春。乙渾。李峻。俱進爵為王。又封陸麗為平原王。麗乞以讓父。帝曰。吾豈不能以二王封卿父子也。乃封其父侯東平王。後麗之子獻事獻文帝。又封東郡王。一門之內。遂有三王。獻文帝又封慕容白曜濟南王。韓頽襄城王。孝文帝亦封陳建魏郡王。苟頽河東王。王叡中山王。張祐新平王。太和十六年。始詔諸遠族。非太祖子孫。及異姓封王者。皆降為公。公為侯。侯為伯。其子男仍舊。皆除將軍。

之號。惟長孫道生以大功特不降。自是名器稍重。至北齊武成帝時。又極猥褻。奄人鄧長容。韓寶業。盧勒。又齊紹。秦子徵。陳德信。俱封王。後主緯時。庶姓封王者尤多。穆提婆。城陽郡王。高阿那肱。淮陽郡王。韓長鸞。昌黎郡王。皆倖臣也。張景仁以侍書封王。傳謂倉頡以來八體進爵。一人而已。又有倉頡陳山提。蓋豐樂。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盛。至武平時。皆封王。其不及武平者。亦追贈王爵。齊書謂諸倉頡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後主時。已是先朝勳舊。故致此叨竊。又有樂人曹僧奴及其子妙達。以能彈琵琶。亦封王。此外官階更不可數計。開府千餘。儀同無數。諸貴寵。追贈祖父。歲一進官。位極而止。馬及鷹犬。皆有郡君儀同之號。如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之類。甚至鬪雞。亦號開府官爵之濫。至此極矣。故當時受之者。不以為榮。且反有以為辱者。陽休之為中書監。封燕郡王。謂人曰。我非奴。何忽有此授。可見人之賤之至。不齒於人列也。荒亂之朝。何所不至。固不可以常理論矣。

後魏以鑄像卜休咎

北史魏后妃傳序云。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否則不得立也。道武帝妃慕容氏有寵。帝令后鑄金人。成乃立為后。後薨。又寵劉氏。以鑄金不

成不登后位。明元帝妃姚氏鑄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禮之如后，薨遂贈為后，加諡焉。然非特立后用此法也。爾朱榮以明帝崩，將有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之子孫像，成者當立為主。惟莊帝獨就，乃迎立之。及河陰之役，榮欲僭位，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乃止。齊高洋欲僭位，羣臣皆意以為不可。鑄像卜之一寫而成，遂決意僭號。蓋當時國俗然也。魏書北齊書及北史

按晉書載：記冉閔遣常燁使於慕容儁，儁使封裕問之曰：聞閔鑄金為己像，壞而不成，何得言有天命？燁言此事非實。此又在元魏之前，則不始於魏矣。蓋本北俗故事，至拓跋而益尚之也。

後魏百官無祿

後魏未有官祿之制。其廉者貧苦異常，如高允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府中惟鹽菜。常令諸子採樵自給是也。儼否則必取給於富豪，如崔寬鎮陝，與豪宗盜魁相交，結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惟取結於人，寬以善於結納，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寬文成帝詔諸刺史，每因調發，逼人假貸，大商富賈，要時射利，上下通同，分以潤屋。自今一切禁絕。犯者十疋以上皆死。明元帝又詔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貲財，非自家所齎，悉簿為贓。是懲貪之法，未嘗不嚴。然朝廷不制祿以養廉，而

徒責以不許受贓，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至孝文帝太和八年，始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久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今宜班祿罷諸商人，以簡人事。戶增調絹二疋，穀二斛九升，以為官司之祿。均預調為二疋之賦，即兼商用。祿行之後，賦滿一疋者，死。俸以十月為首，每季一請。後以軍興用不足，又詔百官祿四分減一，以充軍用。至明帝時，于忠當國，欲結人心，乃悉復所減之數。此魏制官俸之大概也。按文成詔中，所謂商賈邀利，刺史分潤。孝文詔中，所謂罷諸商人，以簡人事，蓋是時官未有祿，惟藉商賈取利而抽分之。至見於詔書，則陋例已習為常矣。崔寬并交結盜魁，為受納之地，既取利於商賈，自并及於盜賊，亦事之所必至也。上下交征如此，何以立國哉。

後魏刑殺太過

後魏起北方，專以刑殺為政令。自猗盧為代王，即嚴刑峻法。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舉部戮之。或有宗室相攜，悉赴死所。或問何往，曰：當就誅戮。其威嚴如此。道武帝以秦王觚使於燕，為所害。及克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控殺之。其討劉衛辰，收其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戮死。末年每朝臣至前，追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以顏色動變，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

節或以言詞失措。皆以為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道武時嘗有神巫。謂帝當有暴禍。惟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帝乃滅清河一郡。嘗手自殺人。欲其數滿萬。或乘輦手劍。擊輦者。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有愛妾名萬人。與帝子清河王紹私通。懼事發。乃弑帝。臨死始悟。清河萬人。之識在此二人也。太武帝雖詔有司。按律令務求厥中。紀。然如崔浩之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黨。盡夷其族。甚至僮吏亦夷五族。同修史者亦族誅。浩史臣謂太武果於刑戮。後多悔之。則亦仍其祖父舊法也。至孝文帝始詔一人為惡。殃及合門。朕所不忍。自今非謀反大逆。及外奔者。罪止其身。尋又詔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門。門誅者止其身。於是刑戮稍減。然自先世以來。寃死者已不可數計矣。按猗盧為其子六修所弑。道武為其子紹所弑。及身之報已屬顯然。其後亡國時。北齊文宣帝問元韶。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王莽誅諸劉不盡。文宣乃誅諸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餘十九家。竝禁之。韶亦入地牢。絕食。啣衣袖而死。尋又大誅元氏。壯者斬東市。嬰兒投於空中。以槩承之。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文宣嘗令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鳶。以飛最遠者免死。元黃頭獨能至紫階。宜得免矣。仍付御史獄。餓死。凡昭成以下。竝無遺焉。然則元魏之後。竟無遺種。實好殺之報也。高允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乎。後周宇文氏之後。為隋所誅。殺殆盡。史臣亦謂渚宮制勝。闔城孳戮。如茹歸命。盡種誅夷。周祚不永。或由於此。是則天道之報。施固有昭然不爽者也。

按族誅之法。本起於秦。漢高祖入關。所謂父老苦秦苛法。誹謗者族是也。後漢書楊終疏。亦言秦政酷烈。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是族誅本秦酷政。漢高約法三章。則已除之。然韓彭之誅。皆夷三族。購李布敢匿者罪三族。捕貫高等。敢有隨者罪三族。是仍未嘗除也。故崔實政論。謂高祖使蕭何定律。有夷三族之令。至文帝始除之。楊終疏所謂文帝至仁。除去收孥是也。然文帝雖除。而其後如李陵。王溫舒等。仍坐罪族誅。則此刑故在。至魏晉之際。益慘酷。無人理。司馬懿誅曹爽。支黨皆夷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傳。王凌之妹。為郭淮妻。凌被誅。淮五子向淮叩頭流血。淮不能忍。乃致書懿。免之。傳。母邱儉之誅。其子向妻荀氏。應坐死。其兄顛乞其命。乃詔離婚。而荀氏所生女。已嫁劉子元。亦當坐死。以懷妊在獄。荀氏乞為婢。以贖女命。按荀氏之女。則儉孫女也。而亦不免。程威乃上議曰。已出之女。父母有罪。既須是誅。及四族矣。司馬氏之酷如此。追刑。夫黨見誅。又須從戮。是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得罪於他族。女獨嬰禍。

於二門事屬不均請在室者從父母之誅出嫁者從夫家之罰乃改此制晉書刑法
志其後解結被戮其女適裴氏者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
若此我何活為亦坐死夫以將嫁而夫家來認之即可不死則已稍輕於母
儉之案矣然一人有罪害及無辜秦漢以來以此法枉殺者不知凡幾又況後
魏之誅及五族耶爾雅內宗曰族母妻則曰黨是古所謂族者專指宗姓而言故孔安國稱尚書九族謂自高祖至元孫即喪服小記所謂
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也後世乃誤以父母妻為三族以致濫殺益多顧寧人謂始於杜預以外祖父母從母子及妻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當之然漢書張晏三族注謂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注則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則此誤不自杜預始矣今按司馬氏之誅曹爽王凌毋邱儉雖極慘毒然尚止及於姑姊
於本族之外延及於母黨妻黨出嫁之女黨安知非如淳杜預之注之遺害耶故落筆不可不慎也

魏以奄人為外吏

後魏多以奄人為外吏楊範傳謂靈太后臨朝中官貴者皆許以方岳故宦寺多
為外吏今考魏書不自靈太后始也蓋魏時籍沒之制甚嚴凡官吏有罪者一經
籍沒則婦女入掖廷男子小者即為奄寺故其中往往有士人子孫知義理有才
具者如仇洛齊其祖本殿中侍御史洛齊在太武時為奄人因綾羅戶不屬守宰
多隱漏乃奏請悉歸郡縣後出為冀州刺史有能名王瑀先世晉豫州刺史瑀被

刑入宮曆事數朝志在公正出為冀州刺史年老致事孝文帝時隨遷洛以家貧特
蒙賜帛趙黑先世本晉平遠將軍黑沒為奄人官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
頗能得人獻文欲傳位京兆王子推黑願以死奉太子孝文以是得立後出為定
州刺史克己清儉憂濟公私有欲行賂者黑曰高官厚祿足以自給敢賣公營私
耶孝文聞之特賜絹穀孫小父本姚秦護軍守城殉節小沒入宮刑後出為并州
刺史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清約自守當時牧伯無能
及他如抱疑以忠謹被擢後因老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自以故老前宦為
政多守法王質解書學出為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奸糾慝究其情狀
民庶畏服之此皆在靈太后之前而閹寺為吏亦有能勤於其官者自靈太后後
楊範為白水太守王溫為鉅鹿太守瀛州刺史然皆無可稱蓋亦視朝政之盛衰
為賢否朝政肅則刑餘為吏亦能砥節奉公朝政弛則士大夫亦多貪縱况此輩
乎俱見魏書奄官傳

魏孝文帝遷洛

魏孝文帝以國俗沿上世之陋欲遷洛以變舊風恐大臣不欲乃發京師步騎百
餘萬南伐至洛陽帝戎服執鞭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曰今者之舉

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伐便當都洛乃議遷移之計次年至平城宮部分遷留又臨太極殿喻在代諸臣遷移之略本時舊臣多不欲行帝先與彭城王澄議之謂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興文須光宅中原澄力贊之乃決帝又謂元贊等曰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弟博見多智耳若永居恒北卿等子弟不免面墻也廣陵王和傳又嘗問于烈遷留孰便烈對曰聖略深遠非愚管所及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鳴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黜時穆泰陸叡以畏遷謀反泰欲推陽平王躋為王事敗賜死遷洛後太子恂守金墉畏河南暑熱召牧馬欲輕騎奔代元徽勒門阻之乃止帝遂廢恂為庶人尋亦賜死勰帝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或不可革三十以下見在朝之人語音不許仍舊違者免所居官又詔革衣服之制嘗出行見婦女仍夾領小袖乃責咸陽王禧等禧傳又詔遷洛人死者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皆為洛陽人又詔改國姓為元氏本蓋帝優於文學惡本俗之陋欲以華風變之故不憚為此舉也然國勢之衰實始於此一傳而宣武再傳而孝明而鼎祚移矣蓋徒欲興文治以比於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漸弛也其先道武帝遣賀狄干至秦為姚興所留因在長安讀書通尚書論語舉止似儒者後歸道武見其類

中國人遂殺之賀狄干傳明元帝時或言國家當遷都鄴崔浩曰非計也今居北方若山東有事則輕騎南出誰知多少百姓望而遠服此國家威制四夷之長策若南徙則種人不滿諸州之地參居榛林之下不服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則聲實俱損矣崔浩傳此又開國君臣之深識遠慮也

顧寧人言中國風俗多有不如外蕃者遼史言契丹生計仰給畜牧績毛飲漣以為衣食粗習勞事不見紛華故家給人足戎備完整金史世宗曰女直舊俗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皆出自然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乃長久之計也金史食貨志亦謂金中葉以後鄙遼儉樸襲宋繁縟之文又懲宋寬柔用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專用其所短迄金之末國用易竭民心易離實由於此作法不慎變法以救其弊祇益甚焉此又操化權者所當加意也

魏孝文帝文學

古今帝王以才學著者曹魏父子蕭梁父子為最然皆生自中土績學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歲即登帝位此豈有師儒之訓執經請業如經生家所為乃

其聰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論者。史稱其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冊皆帝文也。餘文章尚百餘篇。史論亦謂帝欽明稽古。煥乎其有文章。諡之以經天緯地。信不虛也。今就各列傳所散見者。撮敘之。帝宴宗室於皇信堂。命任城王澄為七言連韻詩。帝往復極歡。乃罷。帝征懸瓠。賜宴與從臣聯句。帝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鄭懿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鄭道昭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布。戴日依天清六合。帝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帝乃命刑巒總集敘記。鄭道昭傳馮熙造寺於北邙山。賈元素作碑。文帝遊寺見之。稱為佳作。熙卒。帝親為作誌銘。馮熙傳帝以馮誕為司徒。親為製三讓表。并啟將拜。又代為謝章。誕卒。又親為碑文及挽歌。皆窮美盡哀。馮誕傳又常遊幸懋大松下。謂彭城王勰曰。汝可作詩。比至吾間令就也。勰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未至帝所。已成。帝又嘗御清徽堂。與羣臣講喪服。李彪曰。古未有人君親講喪禮。臣得親承音問。千載一時。勰傳

劉昶出鎮彭城。帝賜以御集曰。雖則不文。然欲罷不能。故以相示。聊為一笑。昶傳崔挺至行在。帝謂曰。別卿以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崔挺傳可見帝深於文學。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諱者。雖亦才人習氣。然聰睿固不可及。已其急於遷洛。欲變國俗。而習華風。蓋發於性靈而不自止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四終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

北朝經學

陽湖趙翼撰

六朝人雖以詞藻相尚。然北朝治經者尚多專門名家。蓋自漢末鄭康成以經學教授門下。著錄者萬人。流風所被。士皆以通經績學為業。而上之舉孝廉。舉秀才。亦多於其中取之。故雖經劉石諸朝之亂。而士習相承。未盡變壞。大概元魏時經學以徐遵明為大宗。周隋間以劉炫劉焯為大宗。按北史儒林傳。遵明講鄭康成所著易。以傳盧景裕崔瑾。是遵明深於易也。尚書之業。遵明所通者。鄭注之。今文後以授李周仁等。是遵明深於尚書也。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傳李鉉祖雋熊安生。是遵明深於禮也。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乃晉永嘉舊本。遵明讀之。手撰春秋義章三十卷。河北諸儒能通服氏春秋者。並出徐生之門。遵明是遵明又深於春秋也。至隋劉焯於賈王馬鄭章句。多所是非。著有五經述議行世。與劉炫齊名。時稱二劉。炫尤博學多識。韋世康問其所能。炫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註。凡十三家。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在朝知名之士七十餘。皆謂炫所陳不謬。是炫之深於諸經也。其時治經者。各有師承。

如李鉉從李周仁受毛詩。劉子猛受禮記。房虬受周官儀禮。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又受業徐遵明者五年。楊汪受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劉焯亦受詩於劉軌。恩受左氏傳於郭懋。問禮於熊安生。又以劉智海家多墳籍。就之讀十年。此可見諸儒師資有自。非同後世稗耳販目之學也。其業既成。則各有所著。以開後學。如劉芳撰鄭元所註周官儀禮音。干寶所註周官音。王肅所註尚書音。何休所註公羊音。范甯所註穀梁音。韋昭國語音各一卷。衛冀隆精服氏左傳。難杜預春秋六十三事。賈思同又駁冀隆乖錯者十餘條。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劉獻之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毛詩序義一卷。李鉉撰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沈重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儀禮音各一卷。禮記音毛詩音各二卷。樊深撰孝經喪服問各一卷。七經異同三卷。熊安生撰周禮禮記義疏各三十卷。樂遜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劉炫著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三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魯世達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三卷。張仲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者七十餘事。及喪服

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三卷。此又可見當時治經者各有心得。筆之于書。非如後世記問掇拾之學也。其所以多務實學者。固由於士習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興之。梁越通經。道武帝命授諸皇子經。官上大夫。盧醜當太武帝監國時。入授經。後以師傅恩。賜爵濟陰公。張偉當太武時。以通經官中書侍郎。張靈暉通經。南陽王綽奏以為王師。官三品。孝文帝尤重儒學。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劉芳李彪諸人皆以經書進用。董微通經。宣武帝徵入璇華宮。為諸王師。此元魏之崇尚經學也。李鉉刑峙皆以通經。齊文宣帝詔授太子經。馮敬德博學。武成帝為後主擇師。命為侍講。其子元熙又以孝經授緯太子。此高齊雖荒亂亦尚知以經術訓子也。周武帝以沈重經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安生在齊精三禮。至樂遜通經。節閔帝命為小師。氏自譙王儉以下。並束修行弟子禮。此宇文周之崇尚經學也。以上俱見各本傳。下至僭偽諸國。亦有重儒術者。姚興時。耆儒姜龕。高子岐等。經明行修。教授長安。諸生皆至。遠而至。興每引龕等講論道藝。胡辨講授洛陽關中。諸生赴之者。興敕關尉勿稽其出入。於是學者咸勸。儒風振焉。劉延明深於經學。涼武昭王以為儒林祭酒。及沮渠蒙遜平酒泉。亦躬往致禮。至牧捷又尊為

國師。親自致拜焉。蒙遜平酒泉時。又以宋繇博通經籍。特擢之曰。不喜克李氏。喜得宋繇耳。蒙遜又以闕駟通經。甚重之。常令在左右。訪以政事。牧捷待之愈重。又程駿有文學。牧捷擢為東宮侍講。皆見晉書載記可見北朝偏安竊據之國。亦知以經術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爭務於此。以應上之求。故北朝經學較南朝稍盛。實上之人有以作興之也。

南朝經學

南朝經學。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為重。故習業益少。統計數朝。惟蕭齊之初。及梁武四十餘年間。儒學稍盛。齊書劉瓛傳。謂晉尚元言。宋尚文章。故經學不純。齊高帝少為諸生。即位後。王儉為輔。又長於經禮。是以儒學大振。建武以後。則日漸衰廢。梁書姚察論曰。崔伏何嚴等。遭梁之崇儒重道。皆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儒親遇之。陳書儒林傳序。亦謂梁武開五館。建國學。置博士。以五經教授。帝每臨幸。親自試胄。故極一時之盛。陳初未遑勸課。間有以經學名者。亦皆梁之遺儒云。益可見經學之盛衰。總由於上之輕重也。今并敘南朝經學諸儒。所著述於此。伏曼容著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論語義何休之著禮義百餘篇。嚴植之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賀瑒著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其子革亦通三禮。又兼治孝經論

語毛詩左傳。崔靈恩集註毛詩二十二卷。集註周禮四十卷。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孔子祛著尚書義二十卷。集註尚書三十卷。續朱昇集註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皇侃撰論語義十卷。何允著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王元規著春秋發題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二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三卷。張譏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顧越著喪服毛詩孝經等義疏四十卷。沈不害著五禮儀一百卷。而宋懷方戚衾并自魏入梁。以名其家。懷方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臨死謂家人曰。戚衾若來。以此付之。否則殉葬。戚衾在梁。亦著三禮義記。遭亂亡失。惟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其時自北來者。崔君恩。宋懷方。戚衾外。尚有孫祥。蔣顯等。並講學。而音辭鄙拙。惟盧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是可見梁武之世。不特江左諸儒崇習經學。而北人之深於經者。亦聞風而來。此南朝經學之極盛也。

後魏多家庭之變

穆帝為其子六修所弒。昭成帝為其子實君所弒。道武帝為其子清河王紹所弒。

太武帝為中常侍宗愛所弑獻文帝為其母文明太后所害孝明帝亦為其母胡太后所害統計後魏諸帝不得令終者凡六人而禍皆出於家庭之間蓋剛戾性成其俗固然也

魏齊諸帝皆早生子

魏道武帝十五歲生明元帝景穆太子十三歲生文成帝文成十五歲生獻文帝獻文十三歲生孝文帝北齊後主緯十四歲生子恒緯弟儼被誅時年十四已有遺腹子四人按高澄年十二尚魏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蓋魏齊之間皇子皆早娶故生子亦早

魏諸帝多幼年即位

魏道武帝年六歲即位太武帝十六歲即位文成帝十三歲即位獻文帝十一歲即位孝文帝五歲即位宣武帝十七歲即位孝明帝六歲即位

元魏時人多以神將為名

北朝時人多有以神將為名者魏北地王世子名鍾葵元又本名夜叉其弟羅本名羅刹孝文時又有奄人高菩薩爾朱榮子一名又羅一名文殊梁蕭淵藻小名迦葉隋時漢王諒反其將有喬鍾葵隋末有賊帥宋金剛唐武后時嶺南討擊使

上二闕兒一曰金剛一曰力士即高力士也

財婚

魏齊之時婚嫁多以財幣相尚蓋其始高門與卑族為婚利其所有財賄紛遺其後遂成風俗凡婚嫁無不以財幣為事爭多競少恬不為怪也魏文成帝嘗詔曰貴族之門多不奉法或貪利財賄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虧損人倫何以示後此可見財婚由來久矣封述傳述為子娶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像對士元打破為誓士元笑曰封翁何處常得此應急像須誓使用述又為次子娶盧莊女述訴府云送驪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財聘以致紛紜可以見是時習尚也

高門士女

北齊書郭瓊以罪死其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齊神武以賜陳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人以為殊賞元康傳孫奉為神武所寵賜妻韋氏既士人女兼有色貌時人榮之傳魏太常劉芳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其夫家皆坐事齊文宣並以賜魏收為妻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收傳

魏齊斗秤

漢書匈奴傳嚴尤諫王莽伐匈奴曰調兵出塞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糶十八斛晉書傳元傳魏初課田功白田收十餘斛水田收至數十斛宋書劉劭傳每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此非古人所食之多田之所收者廣也乃古之斗斛小耳又晉摯虞傳陳總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尺為準是古時尺度亦短其大斗長尺及重秤則起於魏齊周隋之間孔穎達正義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為一顧寧人所謂古今斗尺權量之一大變局也然即以魏而論其制亦先後不同魏初斗秤亦大自孝文帝遷洛後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紀本是斗秤全以古制為準並無所謂以二為一也孝文之後又日漸加增按張普惠傳孝明帝時尚書欲復綿麻之征普惠疏曰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本以愛民而軍國需綿麻之用故絹上加稅綿八兩布上加稅麻十五斤其時百姓免長尺大斗重秤之苦故樂於供輸其後尺漸長闊而綿麻又徵以致百姓嗟怨自後大臣不知去其幅廣度長及秤重斗大而特免綿麻之征以苟悅天下之心所謂悅之不以其道也然則魏斗秤自孝文改從周制後仍未久而變穎達所謂二而為一者蓋宣武孝明時已變之制也餘見陔餘叢考

假官

後魏孝靜帝時吏部令史張永和崔閻等偽假人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紀本此在荒亂之朝吏弊官邪固無足怪至隋文帝以綜核為政宜無敢有作偽者矣乃有向道力者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薛胄遇諸途疑之使主簿按問有徐俱羅者先為海陵郡守已為道力所代秩滿而公私未悟俱羅亦曰道力已代我一任使君豈容疑之胄不聽遽收道力道力果引服薛胄傳郡守非卑秩任滿非暫時乃作偽而莫之悟亦可見法網之疎矣然亦有不可信者彼既為偽守則真守何在豈肯聽人之假冒數年而不出理者恐作史者之謾聞也

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兩間王氣流轉不常有時厚集其力於一處則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氣亦各有所聚晉之亡則劉裕生於京口蕭道成蕭衍生於武進之南蘭陵陳霸先生於吳興其地皆在數百里內魏之亡則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於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鮮卑遷武川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肱生泰是為周文帝楊堅五世祖元素家於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禎禎生忠忠生堅是為隋文帝李淵三世祖熙家於武川熙生天賜天賜生虎虎生昉昉生淵是為唐高祖區區一彈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員尚小隋唐則大一統者共三百餘年豈非王氣所聚

碩大繁滋也哉

北齊以廝役為縣令

後魏光宅中原頗以吏治為意。如明元帝神瑞元年。詔使者巡行諸州。閱守令資財。非自家所齎。悉簿為贓。二年。又詔刺史守令。情通今年祖調者。罰出家財以充。不得征發於民。太武帝行幸中山。免守宰貪污者數十人。神麤元年。以天下守宰多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太延三年。又詔天下吏民得告守令之不法者。是皆能整飭官吏。不至猥濫。及其末造。國亂政淆。權移於下。遂至宰縣者多廝役。士流皆恥為之。入北齊。其風更甚。僕射元文遙深見其弊。奏縣令乃治民之官。請革其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乃召集神武門外。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遣之士人為縣自此始。元文遙傳自是李仲舉盧昌衡等八人。以門資並見徵用。仲舉為修武令。人號曰寬明。昌衡為平恩令。人號曰恩明。時稱盧李之政。李仲舉傳以親民之官。而寄之廝役。衰亂之朝。何事蔑有。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按晉書趙王倫篡位時。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滿座。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又會稽王道子傳。孝武不親萬機。與道子酣飲。妯姆尼僧。尤為親昵。竊弄其權。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凡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老本臧

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用為郡守縣令。云云。婁人趙牙。出自倡優。道子以為魏郡太守。如千秋本捕賊吏。為諮議參軍。是又在北齊以前故事也。

齊文宣帝能預知

齊文宣帝沈湎於酒。昏醉如癡。沈酣既久。遂虧本性。然時或發言屢中。故時人謂之神靈。嘗問秦山道士曰。吾得為幾年天子。答曰。得三十年。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吾甚畏之。果以天保十年十月十日崩。先是帝令邢邵為太子制名。名殷。字正道。文宣尤之。曰。殷家兄終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名。帝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弟即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後殷即位。未一年。為孝昭所廢。尋又害之。俱齊紀定州城西門久閉不開。文宣過之。或請開門。文宣不許。曰。當有聖人啟之。後隋文帝從周武平齊。除定州總管。至定州。開此門。人莫不驚異。後果登大位。隋書本紀

北齊宮闈之醜

古來宮闈之亂。未有如北齊者。神武以草竊起事。本不知有倫理。魏莊帝后。爾朱氏榮之女也。建明帝后。小爾朱氏兆之女也。以及魏廣平王妃鄭氏。名大車。任城王妃馮氏。城陽王妃李氏。皆魏宗室之妃。魏亡後。神武一一納之。是開國之初。已

肆情蕩檢。長子文襄。高踵其淫風。以薛寘妻元氏有色。迎入欲通之。元氏正詞哭。拒文襄使。崔季舒送付廷尉。罪之。陸操曰。廷尉守法。須知罪狀。文襄怒。以刀環築。操又高慎妻。美。文襄挑之。不從。衣盡破。裂奔以告。慎遂降西魏。慎妻不及從。入逆口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又納孫騰妓元玉儀。封琅琊公主。玉儀姊靜儀。黃門郎崔括妻也。文襄奪之。亦封公主。括由是見擢。文襄又與神武妃鄭氏即大私通。為婢所告。賴司馬子如掩覆而事寢。文襄又恣於神武之妻蠕蠕公主。生一女。此文襄之所為也。文宣濇篡位後。文襄后元氏居靜德宮。文宣曰。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崔修妻王氏。文宣幸之。納為嬪。娼女薛氏。舊為清河王岳所好。尋入宮為嬪。又納其姊。後帝知其曾與岳通。姊妹俱被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帝親弟也。使蒼頭劉郁捷殺浚。即以浚妃妻之。馮文洛殺渙。即以渙妃妻之。凡高氏婦女。無親疎。皆令左右亂交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羣下。此文宣之所為也。武成帝濇踐祚。以文宣后李氏有容德。逼與淫亂。曰。若不許我。當殺爾兒。紹德后懼從之。後有娠。紹德至。閤不得見。紹德愠曰。姊姊腹大。故不見我。齊宮中呼母為姊姊后慚。由是生女不舉。武成怒曰。爾殺我女。我何為不殺爾兒。遂對后築殺紹德。并裸后而撻之。送妙勝寺。為尼。武成又納魏靜帝嬪李氏。文宣嬪王氏。及文宣所幸彭樂女。任祥女。皆為夫人。

此武成之所為也。一門之中。父子兄弟。俱荒於色。如此。何以垂法。宜乎宮闈相習。成風如神武在時。鄭妃已通於文襄。及歿後。蠕蠕公主亦為文襄所恣。而文襄后又為文宣所污。文宣后又為武成所污。甚至武成后胡氏。當武成時。已與閹人褻狎。又與和士開握槊。遂通士開。武成崩後。后數詣佛寺。與沙門曇獻通。僧徒至戲。曇獻為太上。後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見太后有二尼侍。召之。則男子也。於是尼及曇獻俱正法。齊亡後。胡后入周。恣行奸穢。孝昭帝高在位時。尚無穢行。其后王氏。齊亡後亦入周宮中。隋文帝作相。始放還山東。後主緯於宗族中。尚無帷薄之醜。史謂其稍優於武成。然國亡後。其后斛律氏先廢為尼者。改嫁元仁為妻。繼后胡氏亦改嫁。所寵宮婢馮小憐。曾立為后。後主向周武帝乞之。武帝仍以賜後主。後主遇害。以小憐賜代王達。譜達妃幾死。隋文帝以賜達妃兄李詢。令著布裙。配春。詢母逼令自殺。此妃后之辱也。又後主庶兄南陽王綽妃鄭氏。入周宮為武帝所幸。後主母弟儼妃李氏。曾進封楚帝后。至是亦改嫁焉。他如浚渙之妃。為蒼頭所辱。神武又有子華山王凝。最孱弱。其妃王氏亦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禁。後事發。王氏賜死。可見北齊中。毒之醜。本習為故常。恬不知怪。而天道之報。施所謂淫人妻女。妻女淫人者。亦昭然可見也。觀後周諸帝后。當隋革命後。俱無失節者。

孝閔帝后元氏出居里第。武帝后阿史那氏至開皇中殂。又后李氏出家為尼。改名常悲。宣帝楊后。隋文帝女也。帝欲奪其志不許。又有四后朱氏陳氏元氏尉遲氏皆出家為尼。朱名法淨。陳名華光。尉遲氏名華首。皆完節待死。絕無醜聲。良由宇文泰開國時。早能尊用周禮。家庭之內。不越檢閑。故雖亡國。而無遺玷。然則整飭人物之主。可不納身於軌物哉。

北齊百官無妾

元孝友傳。疏言將相多尚公主。王侯率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父母嫁女。必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劫制為婦德。能妒為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人笑。我可見是時風俗如此。

按西漢時。王吉上疏言漢家故事。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拙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是漢時已有此陋習。

北齊有賢閣

北齊有宦者田敬宣。年十四五好讀書。既為閣寺。得暇便至文林館。問書之外無他語。見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後主緯懼周師之逼。奔於青州。使之偵伺。為周軍所獲。問後主所在。給曰已去。捶之每折一肢。辭色逾厲。竟斷四體而卒。宦

寺之賢。世所傳不過呂強張承業。而不知尚有此人也。故特表而出之。

誦經獲報

佛教在六朝時。最為人所信嚮。各史所載。雖似近於怪妄。然其教一入中國。即能使天下靡然從風。是必實有聳人觀聽者。非徒恃談空說寂也。今略撮於左。徐義為慕容永所獲。埋其足於土中。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土開。械脫。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於揚。佗期。晉書載宋王元謨棄滑臺。將為蕭斌所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明日將就戮。忽傳旨停刑。宋書王元謨傳後魏崔浩。非毀佛法。其妻郭氏敬好釋典。浩怒。焚而投灰於廁中。後浩以史事族誅。人以為謗佛之報。魏書崔浩傳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馱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形製古樸。世以為古物。歷代寶之。韓賢故斫破之。未幾因戰為敗兵所脛。而死論者謂因破經函致禍。魏書韓賢傳魏孝文囚道人法秀。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脫。南齊書盧景裕繫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時又有文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經。北齊書盧景裕傳張元以祖喪明。誦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乃請七僧燃七燈。轉藥師經。誓以燈光普施法界。如此七日夜。夢老翁以金鏡療其祖母。三日後。左目果明。北史孝行傳盧光從周文帝狩於

檀臺帝遙指山上謂羣公曰有所見否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沙門帝曰是也令光於沙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因立寺焉周書盧光傳後梁甄元成有罪當誅蕭譽誓不殺誦法華經人元成素誦此經遂得免譽後見之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甄元成傳此皆載於正史未必盡誣蓋一教之興能聳動天下後世者其始亦必有異人異術神奇靈驗如佛圖澄鳩摩羅什之類能使人主信之士大夫亦趨之是以震耀遍天下而流布於無窮不然則何以起人皈依也然則史所記誦經獲報諸事或當時實有之非盡誣也今錄鳩摩羅什及佛圖澄二傳於後

鳩摩羅什在胎時其母慧解異常年七歲母遂與同出家羅什日誦千偈偈三十二言凡三萬二千言母亦自通後專以大乘為化學者皆師之年二十龜茲王迎之其母辭去謂羅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苻堅聞羅什名密有迎之意太史奏有星見外國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遣呂光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驂送之光軍破龜茲城獲羅什俱還涼州光攻龜茲夜夢金甲人飛出城外光曰此光父子不信其道所謂佛也胡神出則城必破矣遂攻克之光父子不信其道姚興迎之入秦羅什覽中土舊經多有紕繆興乃使沙門僧叡等翻譯傳寫羅

什好大乘志在敷演每歎深識者寡惟為興著實相二論興贈以宮女一交而生二子諸僧多欲效之取妻羅什聚針盈鉢謂諸僧曰若能效我食此者可畜室耳因食針盡諸僧愧服乃止呂纂嘗與羅什圍棋殺其棋子曰所胡奴頭也事見晉書載記佛圖澄誦神咒能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夜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一室又常至流水則從腹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乃納腹中又能聽鈴音占吉凶無不驗石勒召試以道術即取鉢盛水咒之鉢中出青蓮花光色耀目勒以此信之勒嘗有意害澄澄輒避去語弟子曰若將軍來召則答云不知所在使者果然還報勒驚曰吾有惡意澄輒知之因悔思見澄澄明旦造勒勒問昨夜何避澄曰昨公有惡心故避今有善意故來襄國城外水源竭勒問何以取水澄曰今當教龍取水乃至故泉源燒香祝數百言水泓然微流有小龍隨水而來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段末波來攻兵勢甚盛勒頗懼澄曰鈴音云明日當擒末波已而果然劉岳來攻石虎拒之岳保石梁塢澄在襄國忽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已而果然劉曜攻洛陽石勒將救之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謂此行捉得曜也勒果擒曜勒愛子斌暴死勒告澄澄取楊枝沾水洒之執斌手曰可以起矣斌遂活澄在鄴常遣弟子

法常至襄國。途遇其弟子法佐。夜談言及和尚。法佐歸。澄即笑曰。昨夜與法常共說汝師耶。佐愕然愧。由是國人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證之所在。莫敢向其方面涕唾者。澄將死。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起。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遂卒。後有人見澄入關。石虎掘其塚視之。惟有一石。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遇疾而死。果大亂。

後周詔誥用尚書體

漢武冊封三王詔。本仿尚書體。見褚少孫所補史記及漢書武五王子傳。王莽好仿尚書作詔誥。今見于漢書程義傳者。居攝時。莽因程義等起兵。匡復漢室。莽大懼。乃依周書作大誥曰。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爾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弔。天降喪于趙。傳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予未遭其明愆。能道民于安。況其能往知天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淵冰。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于前人。天降威明。用盜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反虜程義。擅興師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于是動巖卿侯。信誕敢犯亂祖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此災。使民

不安。是天反右我漢國也。粵其聞曰。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于此謀。繼嗣圖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汝于伐東郡嚴鄉。播臣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予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違卜。故予為冲人。長思厥難。曰。嗚呼。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于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熙為我孺子之故。予惟趙傳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厄。隊極厥命。嗚呼。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配元生成。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維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夫豈不愛。亦惟帝室。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曾元。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天必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

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予曷敢不于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祖宗所受休輔。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蔭。厥子播而穫之。予害敢不于身撫祖宗所受大命。予永念曰。天惟喪。程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敢不卜。從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云云。文句全用尚書。此蓋劉歆等為之。弄筆也。宇文泰在西魏當國時。從蘇綽之言。官制仿周禮。詔詰亦仿尚書。其官制至魏恭帝時始奏行之。而詔詰則大統中已大變駢麗之習。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命蘇綽作大誥。頒行之。自後文筆皆依此體。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大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敷祖宗之靈命。稽於先王之典訓。以大誥於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帝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實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於彼東邱。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庭。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心。上帝降鑒。畀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

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郵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廼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乂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于政何弗艱。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朕命。蘇傳討高歡時。誓師曰。與爾有眾。奉天威。誅暴亂。惟爾士。整爾甲兵。戒爾戎士。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眾士其勉之。其黜廢帝而立恭帝也。又命盧辯作誥。諭羣臣曰。嗚呼。我羣后暨爾眾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于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眾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為口實。俱載本紀及宇文泰歿後。魏恭帝禪位於周。孝閔帝詔曰。予聞皇天之命。不於常。惟歸於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予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冀天命。格有德。我今踵唐虞舊典。禪位於周。庸布告爾焉。又使大宗伯趙貴奉冊曰。咨爾周公。帝王之位。弗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於唐虞之遺躅。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封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亢。佛於天道。而不歸於有德歟。時用詢謀僉同。曰。公昭考文公。格勳德於天地。不濟黔黎。洎公又

躬宣重光。故元象見於上。謳訟奔走於下。天之歷數。用實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
欽祇聖典。遜位於公。公其享茲天命。保有萬國。可不慎與。是時宇文泰已歿。而
詔諭如此。蓋朝廷之上。用尚書作誥。久已相習為常。故也。當六朝時。駢體盛行。而
綽等獨能復古。可謂轉移風氣者矣。然時會所趨。積而難返。及宣帝即位。修洛陽
之詔。傳位太子之詔。已用當時文體。迨隋文時。去周不過一二十年。而李諤奏文
體卑靡云。競一字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
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至於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
關心。何嘗入耳。則周時雖暫用古體。而世之為文者。駢麗自如。風會所開。聰明日
啟。爭新鬪巧。遂成世運。固非功令所能禁也。

魏末周初無年號

自漢武帝創置年號。便於記事。誠萬世不易之良法。然後世有不用年號者。周書
崔宣猷傳。明帝即位。依周禮稱天王。不建年號。宣猷請仍用以紀事。乃從之。是周
明帝即位之初。無年號也。然不始於此。按西魏廢帝及恭帝。皆無年號。其時宇文
泰當國。專用周禮。故不設年號。但稱元年二年。周孝閔帝禪代。亦因之。直至明帝
三年。因宣猷奏。乃復用年號耳。

隋書志

隋書本無志。今之志乃合記梁陳齊周隋之事。舊名五代史志。別自單行。其後附
入隋書。然究不可謂隋志也。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為隋書八十卷。以類相從。至編
年紀傳尚闕。唐武德五年。令狐德棻奏。修五代史。梁陳齊。詔封德彝。顏師古。修隋
書。歷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又詔魏徵。修之。房元齡為監修。徵又奏。顏師古。孔穎
達。許敬宗。同撰序論。皆徵所作。凡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上之。此隋書也。十
五年。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凡成十志。三十卷。顯慶
元年。長孫无忌等上之。此五代史志也。說見劉敞校刊時所記。

一帝數后

一帝一后禮也。至荒亂之朝。則漫無法紀。有同時立數后者。孫皓之夫人滕氏。無
寵。長秋宮僚備員而已。而內諸姬佩。皇后璽綬者甚多。三國志劉聰僭位。立其妻呼
延氏為皇后。后死。納劉殷女為皇后。后死。又納靳準女為皇后。未幾。進為上皇后。
而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貴嬪劉氏為右皇后。又立樊氏為上皇后。四后之外。佩
皇后璽綬者又七人。後又以宦者王沈養女為左皇后。宣懷養女為中皇后。晉書
後周宣帝初即位。立妃楊氏為皇后。其後自稱為天元皇帝。又立妃朱氏為天元

帝后。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尋進楊氏為天元大皇后。朱氏為天
大皇后。元氏為天后大皇后。陳氏為天左大皇后。陳氏又改為天中大皇后。而以
妃尉遲氏為天左大皇后。後周書本紀

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

古來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婦翁之親。值周宣帝早殂。結鄭譯等矯詔
入輔政。遂安坐而攘帝位。其時雖有尉遲迥。宇文胄。石孫。席毗。王謙。司馬消難等
起兵。匡復隋文。猶假周之國力。不半載殄滅之。于是大權在手。宇文氏子孫。以次
誅殺。殆無遺種。今以周書考之。周文帝子。除宋公震。譙王儉。冀公通。先卒。衛王直
先以罪誅外。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迥。皆被殺。而并殺招子員。貫。乾
銑。乾鈴。乾鑑等。純子謙。讓。議等。盛子忱。悰。恢。憤。忻等。達子執。轉等。迥子祐。裕。禮。禧
等。而震之子實。儉之子乾。暉。通子絢。亦皆被殺。于是周文帝子孫盡矣。節閔帝一
子康先死。其子湜亦被殺。于是節閔子孫又盡矣。明帝子畢。王賢。鄴王貞。皆被殺。
并殺賢子宏。文恭。道樹。孌等。貞子德。文等。于是明帝子孫亦盡矣。武帝子漢。王贊。
秦王贇。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免。荆王元。皆被殺。并殺贇子道。德。道智。道義等。贇子
忠。誠。靖。智。靖。仁等。餘本無子。于是武帝子孫盡矣。宣帝子靜。帝。既為隋文所害。餘

子鄴。王衍。郢。王術。皆幼而被殺。于是宣帝子孫又盡矣。其宗室內。宇文胄以起兵
應尉遲迥被殺。又宇文洽。字文椿。及子道宗。本仁。鄰。武子禮。獻等。宇文眾及子仲
和。熟。倫等。皆被殺。惟宇文洛以疎屬幼年。得封介國公。以為隋賓。未幾又斃之。於
是宇文之宗族亦無在者。竊人之國。而戕其子孫。至無遺類。此其殘忍慘毒。豈復
稍有人心。其後隋文帝五子。長太子勇被廢。後賜死。次煬帝。為宇文化及所弒。次
秦王俊先卒。次越王秀廢錮。死江都之難。次漢王諒以反誅。計五子中。除秦王俊
外。無一非不得其死者。而勇子十儼以酖死。裕。筠。疑。恪。該。嬰。孝。實。孝。範。皆貶嶺外
杖死。俊子浩。湛。及秀諒之子。皆為化及所害。煬帝三子。長太子昭先卒。次齊王暕
次趙王杲。皆死江都之難。無子。而昭子代王侑。為唐所立。未幾禪位。封鄴國公。不
數月而殂。次燕王倓。亦遇害于江都。次越王侗。稱號東都。為王世充所弒。于是煬
帝之子孫亦無遺種矣。惟齊王暕有一遺腹子愍。隨蕭太后入突厥。後歸于唐。官
尚衣奉御。楊氏之種。僅延此一綫。而煬帝之死。又巧借一姓宇文者之手。以斃之。
宇文化及與周同姓。而非同宗。此豈非天道好還之顯然可據者哉。

按隋文滅陳。不惟陳後主得善終。凡陳氏子孫。自岳陽王叔慎。以抗拒被殺外。
其餘無一被害者。皆配往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同一滅國也。於

宇文氏則盡殄之於陳氏則悉保全之蓋隋之篡周本不以道與宇文有不兩立之勢且恐有尉遲迴等之起兵匡復者不得不盡絕其根芽至取陳則隋之基業已固陳之子孫又皆孱弱不足慮故不復肆毒也至煬帝以後主第六女為貴人最寵因召陳氏子孫盡還京隨才敘用由是並為守宰遍天下此則陳氏開國之初本未甚殺戮故子孫亦少誅夷亦天道之不爽者且劫運將終殺氣漸減也

隋獨孤后妒及臣子

古來宮闈之妒莫有過於隋獨孤后者不惟妒在己并子與臣之有妾者亦代為妒之后傳謂後宮罕得進御尉遲迴女没入宮帝私幸之后伺帝聽朝即陰殺之凡諸王及朝臣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皇太子勇多內寵其妃元氏暴崩疑太子寵妾雲氏而害之由是諷帝廢太子高頴妻死后欲為娶繼室頴辭以老後頴妾生子后惡之譖頴于帝遂黜死隋書后妃傳按太子勇傳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嬖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卒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後聽晉王廣之譖后忿然曰覲地伐勇小字漸不可耐我為娶得元氏女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新婦本無病忽爾暴亡我亦不能窮治每思東宮竟無正嫡

至尊萬歲後使汝等向阿雲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耶乃日媒孽勇之短於帝前遂廢之又高頴傳頴妻死后謂文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宜為之娶帝以告頴頴謝曰臣今已老惟齋居誦佛經納室實非所願帝乃止後頴妾生男帝甚為之喜后謂帝曰陛下尚信頴耶陛下欲為娶婦頴心愛妾故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安可信之帝由是疎頴以至賜死子之厚妾薄妻而母惡之此猶是家庭之恒情至于臣下之有妾亦何與后事乃亦因此而憾之豈非奇妒哉

廿二史劄記卷十六

舊唐書源委

陽湖趙翼撰

晉出帝開運二年六月。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後以避劉智遠諱。但名昭宋史有傳。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幣有差。紀晉此舊唐書所以首列劉昫名也。然薛歐二史。劉昫傳俱不載其有功於唐書之處。但書其官銜監修國史而已。蓋昫為相時。唐書適訖功。遂由昫表上。其實非昫所修也。唐末播遷。載籍散失。自高祖至代宗。尚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以後六代。惟武宗有實錄一卷。餘皆無之。五代會要梁龍德元年。史館奏請令天下。有記得會昌以後公私事迹者。抄錄送官。皆須直書。不用詞藻。凡內外臣僚。奉行公事。闕涉制置沿革。有可採者。並送官。紀梁唐長興中。史館又奏宣宗以下四朝。未有實錄。請下兩浙荆湖等處。購募野史。及除目朝報。逐朝日曆。銀臺事宜。內外制詞。百司簿籍。上進。若民間收得。或隱士撰成野史。亦令各列姓名。請賞從之。後唐紀及五代會要聞成都有本朝實錄。即命郎中庾傳美往訪。及歸。僅得九朝實錄而已。紀唐可見唐書因載籍散佚。歷梁唐數十年。未潰於成。直至晉始成書。則纂修諸臣。搜剔補綴之功。不可泯也。今據薛歐二

史及五代會要諸書考之。晉天福五年，詔張昭遠、賈緯、趙熙、鄭受益、李為光同修唐史。宰臣趙瑩監修。晉瑩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正史。暨賈緯丁憂歸，瑩又奏以刑部員外郎呂琦侍御史尹拙同修。瑩又奏請據史館所缺唐書實錄，下勅購求。況唐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薛仲皇甫煥撰武宗宣宗實錄，皆因多事，並未流傳。今保衡裴贄現有子孫居職，或其門生故吏，亦有紀述者，請下三京諸道，凡有此數朝實錄，令其進納，量除官賞之。會昌至天祐垂六十年，李德裕平上黨，有武宗伐叛之書，康承訓定徐方，有武宣本末之傳。凡此之類，令中外臣僚有撰述者，不論年月多少，並許進納。從之。五代是此事。趙瑩為監修。綜理獨周密。故瑩本傳謂唐書二百卷。瑩首有力焉。昭宗一朝全無紀注。天福中張昭遠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紀。五禩是張昭遠於此事搜輯亦最勤。故劉昫上唐書時與昭遠同署名昭遠尋加爵邑。酬修史之勞也。晉賈緯長於史學，以武宗之後無實錄，採次傳聞為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入史館與修唐書。傳今舊唐書會昌以後紀傳，蓋緯所纂補。又趙熙修唐書成，授諫議大夫，賞其筆削之功。熙是則舊唐書之成，監修則趙瑩之功居多。纂修則張昭遠、賈緯、趙熙之功居多。而劉昫傳並不載經畫修書之事。今人但知舊唐書為昫所撰而不知成之者，乃趙瑩、張昭遠、賈緯、趙熙等也。故特標出之。

新唐書

宋仁宗以劉昫等所撰唐書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曾公亮提舉其事。十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修撰紀志表，祁撰列傳，故事每書首只用官尊者一人，修以祁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署以進。修祁奉詔修唐書十餘年，出入卧內，嘗以稿自隨，為列傳百五十卷。祁論者謂新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此固歐宋二公之老於文學，然難易有不同者。舊書當五代亂離，載籍無稽之際，掇拾補葺，其事較難。至宋時文治大興，殘篇故冊次第出見，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數十百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精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別有撰述，如孫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歷其間，人謂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又趙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趙鄰幾追補唐實錄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陳彭年著唐紀四十卷。以上見宋史各本傳。諸人皆博聞勤采，勒成一書，必多精核。歐宋得藉為筆削之地。又呂夏卿熟於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又通譜學，創為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宋敏求嘗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卷，王堯臣

修唐書。以敏求熟於唐事。奏為編修官。宋敏是刊修新書時。又得諸名手。仗助。宜其稱良史也。

唐實錄國史凡兩次散失

唐時修實錄國史者。皆當代名手。今可考而知者。高祖實錄二十卷。太宗實錄二

十卷。皆敬播撰。房又貞觀實錄四十卷。皆孫德棻撰。貞觀十三年。以後事。長孫無

隆。慕容善行。孫處約。劉顯。庾安禮。俱為修史學士。見德棻及允處約等傳。其後許敬宗又奏改正。錄高祖太宗兩朝實

直。敬宗。輒以己意。改之。敬宗貪財。嫁女於錢九隴。本皇家隸人也。乃列之於劉文

靜等功臣傳。又其子娶尉遲敬德女。則為敬德作佳傳。以太宗賜長孫無忌之威

鳳賦。移為賜敬德者。事見敬宗傳。而播傳又謂播與敬宗同撰。益當

元齡無忌。監修時播已在事。至是。又徇敬宗意。而與之同改。修耳。高宗以其事

多失實。又命宰臣刊正。見郝處高宗實錄三十卷。德棻等撰。後修實錄三十

十卷。德棻等所撰。止乾封。又有武后所定高宗實錄一百卷。魏元忠。武三思。祝欽。明徐彥。明柳沖。韋

實錄三十卷。傳見述。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魏元忠。武三思。祝欽。明徐彥。明柳沖。韋

正見藝文志。及元忠傳。按劉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武三思。不聽。而吳兢書

張易之。誣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為証。說已許之。賴宋璟力阻。始對武后。謂元

忠無此語。後說見實錄。所書如此。屬說。尚多直筆。曰中宗實錄二十卷。見藝文志

如此。何名實錄。是劉吳二人修實錄。尚多直筆。曰中宗實錄二十卷。見藝文志

而岑義傳。又謂義撰其書。節愍太子之難。謂冉祖雍。誣睿宗。睿宗實錄五卷。亦吳

及太平公主。連謀。義密疏保護之。是岑義亦在修史之列。睿宗實錄五卷。亦吳

劉知春。又有太上皇實錄十卷。玄宗實錄二十卷。張說與唐穎等。又有開元實錄四

卷。記睿宗為太上皇時事也。

十七卷。見藝文志。不撰人姓名。代宗時又修成一百卷。成。孤。垣。撰。時起居注散亡。垣。撰。詔。策

於去取。不稱。肅宗實錄三十卷。元載。代宗實錄四十卷。亦令。孤。垣。撰。詔。策

良史。見。不。稱。肅宗實錄三十卷。元載。代宗實錄四十卷。亦令。孤。垣。撰。詔。策

其子。不。上。之。建宗實錄十卷。沈既濟。撰。德宗實錄五十卷。蔣又。韋。厚。獨。孤

凡五年。書。成。順宗實錄五卷。韓愈。沈既濟。撰。德宗實錄五十卷。蔣又。韋。厚。獨。孤

裴相。監。修。成。順宗實錄五卷。韓愈。沈既濟。撰。德宗實錄五十卷。蔣又。韋。厚。獨。孤

而。愈。人。耶。是。當。時。論。者。皆。在。顯。位。諸。公。難。之。又。鄭。單。傳。文。宗。嘗。謂。事。不。詳。實。史。臣。韓。愈

喜。成。議。其。非。故。文。宗。詔。隋。刊。正。隋。奏。周。居。業。王。彥。威。李。固。言。皆。謂。不。宜。改。而。宰。臣

李。宗。閔。牛。僧。儒。謂。史。官。李。漢。將。條。皆。愈。之。婿。不。可。參。撰。臣。獨。以。為。不。然。愈。所。書。本

非。已。出。自。元。和。至。今。無。異。詞。但。請。示。其。甚。謬。者。付。下。刊。定。可。耳。乃。詔。摘。出。貞。元。永

貞。間。數。事。改。正。除。不。復。改。據。此。則。愈。所。撰。本。非。失。實。特。宜。寺。等。妄。論。之。耳。永

憲宗實錄四十卷。蔣。厚。路。隋。監。修。勳。隋。與。處。厚。更。日。入。直。書。未。成。且。免。常。參。傳。師。尋

授。湖。南。觀。察。使。元。穎。引。張。說。令。孤。垣。之。例。奏。令。傳。師。以。史。稿。即。官。下。成。之。俱。見。各

本。傳。按。憲。宗。實。錄。凡。兩。次。重。修。武。宗。時。李。德。裕。當。國。欲。其。父。吉。甫。不。善。之。俱。見。各

所。剛。削。德。詔。允。之。并。令。舊。本。不。得。注。破。侯。新。撰。成。時。同。進。史。官。鄭。亞。等。希。德。裕。意。多

德。裕。若。徒。得。自。其。家。未。足。為。據。今。後。實。錄。所。載。必。有。章。疏。藩。鎮。上。表。亦。有。批

錄。乃。不。刊。之。書。李。德。裕。擅。改。黨。敗。逐。此。會。昌。中。重。修。也。及。宣。宗。即。位。從。之。議。者。謂

此。大。中。再。定。本。也。俱。見。本。紀。及。各。本。傳。內。穆。宗。實。錄。二十卷。蘇。景。胤。周。墀。亦。詔。元。和。實

廿二史劄記

卷一百一

宣宗以後無實錄

奏記凡三卷以後此諸帝實錄見於各本紀列傳及藝文志者也其總輯各實錄
 諸帝皆無實錄事跡勒成一家言則又別有國史先是吳兢在長安景龍閒任史事武三思張易之
 等監修事多不實兢不得志乃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後出為荊州司馬以史草
 自隨會蕭嵩領國史奏遣史就兢取其書凡六十餘篇此第一次國史也然尚
 未完備開寶閒韋述總撰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
 流傳述此第二次國史也肅宗又命柳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述死芳緒成
 之起高祖訖乾元凡一百三十篇而叙天寶後事去取不倫史官病之此第三
 次國史也後芳謫巫州會高力士亦貶在巫因從力士質問而國史已送官不可
 改乃做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歷之下頗有異同亦芳然芳
 所作止於大歷宣宗乃詔崔龜從韋渙李蔚張彥遠及蔣偕分年撰次至元和為
 續唐歷三十卷蔣偕崔龜從等傳此第四次國史也是唐之實錄國史本極詳備然中葉
 遭安祿山之亂末造又遭黃巢李茂貞王行瑜朱温等之亂乃盡行散失據于休
 烈傳云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
 俱在興慶宮京城陷城後皆被焚休烈奏請降勅招訪有人收得者送官重賞數
 月內僅收得一兩卷惟史官韋述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於官是天寶後所存
 僅韋述之本也廣明亂後書籍散亡五代修唐書時因會昌以後事迹無存屢詔
 購訪據舊唐書宣宗紀論云宣宗賢主雖漢文景不過也惜乎簡籍遺落十無二
 三又五代會要所云有紀傳者惟代宗以前德宗亦祇存實錄武宗并祇實錄一
 卷則雖有詔購訪而所得無幾此五代時修唐書之難也新唐書韋述等傳贊云
 唐三百年業鉅事叢其間巨盜再興國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故聖主賢臣
 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然則不惟舊唐書多所闕漏即新唐書搜採極博
 亦尚歉然於文獻之無徵也

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

五代修唐書雖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紀傳而庾傳美得自蜀中者亦尚
 有九朝實錄今細閱舊書文義知此數朝紀傳多鈔實錄國史原文也凡史修於
 易代之後考覆既確未有不據事直書若實錄國史修於本朝必多迴護觀舊書
 迴護之多可見其全用實錄國史而不暇訂正也以本紀而論高宗上元二年皇
 太子宏之死由武后酖之也而書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宮之綺雲殿新書書太后
 章懷太子之死於巴邱亦武后令邱神勳迫令自殺也而書庶人賢死於巴邱新
 書太后殺薛懷義承辟陽之寵至命為行軍大總管以宰相李昭德蘇味道為其
 庶人賢

幕僚後以恣橫殺之而后紀絕無一字及懷義新書書永昌元年白馬寺僧薛懷義為行軍大總管擊突厥證聖元年薛懷義張易之兄弟被誅本張柬之等建謀舉事而書張易之與弟昌宗反皇太子率左羽林軍桓彥範等誅之兵討亂張易之等伏誅帝復於位其後張柬之等五王為武三思誣構至死亦全不書楊貴妃本壽王瑁妃度為女道士號太真召入宮此開元二十八年事也本紀亦不書直至天寶四載始書冊太真楊氏為貴妃而絕不見其來自壽邸之跡新書則先書以壽王妃楊氏為道至如穆宗以下諸帝皆官官所立而本紀絕不書凡故君紀內必先書遺詔以某嗣位而於新君紀內即書某月日柩前即位一似授受得其正皆先帝彌留時所定而官官無與者此本紀之迴護也其列傳如皇后傳內憲宗郭后歷穆敬文武四朝皆居重闈之尊諸帝孝養備至迨宣宗即位其母鄭本后侍免有宿怨宣宗奉養遂薄后鬱鬱登樓將自殞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其後議葬景陵外園太常王暉請合葬景陵帝令宰相白敏中責之暉曰后乃憲宗元妃事順宗為子婦歷五朝母天下豈容有異議解遂貶是郭后在宣宗時不得其死自是實事見新書及通鑑而舊書后本傳乃云諸帝既極孝養宣宗繼統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崩於興慶宮一似全福今終並無嫌隙之處又宣宗母鄭本丹陽人有相者云當生天子李

錡聞之納為妾後錡反沒入宮憲宗幸之遂生宣宗見新書及通鑑是后之由李錡沒入掖廷自有原委而舊書但云憲宗時在內職御女之列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亦是諱其所出也曹王明之母本齊王元吉妃太宗納之而生明後即以明為元吉後見新書曹明王傳而舊書不載楊宏武為吏部高宗責其授官多非才宏武對曰臣妻悍此其所囑故不敢違蓋以諷帝也見新書舊書宏武傳不載蘇良嗣為相遇薛懷義於朝頗偃蹇良嗣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謂懷義曰師弟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勿犯之良嗣傳而舊書良嗣傳不載甚至褚遂良傳不載其傾陷劉洎之事李世勣傳不載其瞻徇立武后之事辛雲京傳不載其激變僕固懷恩之事懷恩引回紇可汗兵討賊過太原辛雲京以可汗係其婿恐被襲叛通鑑載之甚詳亦見舊書懷恩傳而雲京傳不載田神功傳不載其先為賊將之事神功先為安祿山兵馬平盧兵馬使破賊於鄭州似未嘗失身於賊者豈以其晚節忠樸而代為諱耶李勉傳不載其逃棄汴城之事李希烈攻襄州詔勉出兵救之勉以賊兵攻襄則許所敗希烈自來攻汴勉固守不支乃潰圍出舊書不載敗狀但云若與賊戰多殺無辜遂南奔而傳論並謂與其坐受喪敗不如避寇全師是更為洗雪矣郝玘傳不載馬璘不城臨涇之事此為臨涇將請於其帥馬璘城臨涇以控戎騎或謂璘曰如此則邊塞久安公復何足重乃不聽舊書但云玘請於主帥不聽璘姓氏似為璘諱者李輔國傳不載代宗遣人夜刺殺之事但云夜盜

入其家殺之。魚朝恩傳不載。帝使人擒縊之事。但云自縊死。蓋當時朝旨本以為盜殺及自縊。故國史從而書之。此又列傳之迴護也。實錄國史書法既有迴護。易代後修史時。考其非實。自應改正。而直筆書之。乃舊書書法仍復如此。知其全用舊史之文。不復刊正也。今按唐紹傳。先天二年。今上講武驪山。紹以儀注不合。坐斬。今上指元宗也。此元宗實錄原文也。劉仁軌傳。後引韋述論云。仁軌好以甘言悅人。以收物望。戴至德正色拒下。推善於君。故身後毀譽各異。此引用韋述國史舊文也。而劉仁軌裴行儉郝處俊傳論。並稱仁軌曰。劉樂城行儉曰。裴聞喜。處俊曰。甌山不稱名。而稱爵。邑史家無此法。更可見韋述當日尊呼前輩之稱。而非易代後史官之詞也。崔元翰傳。謂李汧公鎮滑臺。辟元翰為從事。汧公李勉也。薛任傳。謂尚父汾陽王召置麾下。汾陽王郭子儀也。此并是元翰任家狀送入史館者。國史即用之。不及改。五代修史時。亦即用之不復改也。惟全錄舊文。而舊時史官本皆名手。故各傳有極工者。如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似分似合。常清傳內載其臨死謝表。鬱勃悲涼。而繼之以仙芝之死。歎息數語。覺千載下猶有生氣。又如郭子儀傳。乃裴垞所修。首尾整潔。無一釀詞。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於文學也。至會昌以後。無復底本。雜取朝報吏牘。補綴成之。故本紀書吳相獄案。至千餘字。咸通八

年。并將延資庫計賬貫匹之數。瑣屑開入。絕似民間記簿。其餘官必先具舊銜。再入新銜。如以某官某人為某官。下至刺史。亦書於本紀。是以動輒累幅。雖即抄除目。無此繁無也。然亦有未可輕訾者。凡本紀祇畧具事由。而其事則詳於列傳。此書如龐勛之亂。黃巢之亂。李茂貞王行瑜等之劫遷。朱溫之篡弒。即於本紀詳之。不待翻閱各傳。已一覽瞭如。遷固本有此體。非必紀內只摘事目也。其餘列傳。雖事迹稍略。而文筆極為簡淨。以新書比較。轉遜其老成。則五代修史諸人。如張昭遠。賈緯等。亦皆精於史學。當缺漏支絀中。仍能補綴完善。具見撰次之艱。文字之老。今人動謂新書過舊書遠甚。此目食之論也。新書謂舊史之文。淺則入俚。簡則及漏。或有所諱。而不得逞耶。或因淺仍俗。而不足於文也。此亦偶摘舊書之俚俗。缺略者疵之耳。其佳處終不可沒也。

新唐書本紀書法

新唐書書法多可議者。武德元年。唐帝追諡隋太上皇為煬帝。貞觀四年。李靖破突厥。獲隋蕭后及煬帝孫正道。此大事也。而本紀不書。舊書薛舉寇涇州。雖因秦王臥病。劉文靜出戰而敗。然主兵者秦王也。乃但書劉文靜及薛舉戰敗績。舊書秦戰敗績。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獻俘於朝。斬建德於市。流世充於蜀。本紀但書

建德伏誅而世充放流之事不書則世充如何決遣乎突利頡利兩可汗也乃李靖擒頡利則書突利來奔則不書侯君集擒高昌王麴智勝則書李靖擒吐谷渾慕容伏允則不書體例亦不畫一凡書伏誅者以其有罪而正法也元宗講武驪山以儀注有失斬唐紹紹死後元宗追悔之是其罪本不至死而書唐紹伏誅唐書斬於封常清與祿山戰敗奔陝郡勸高仙芝速守潼關仙芝至關繕守備賊至不得入乃去是二人皆無死罪也而書封常清高仙芝伏誅仙芝於潼關是不亦太刻乎此數人皆書伏誅矣宦官陳宏志弑憲宗倖逃其罪文宗始賜死於青泥驛新書於憲宗紀既書陳宏志反帝暴崩矣又於文宗紀論謂帝能誅宏志亦足伸其志矣則青泥驛之賜死自必應書伏誅乃反書殺陳宏志一似無罪而枉殺者此更兩失之也奉天之圍朱泚來攻二十餘日皆渾瑊晝夜拒戰得保危城而本紀但書甲子瑊與泚戰城下敗之似瑊之戰只此一次矣宣宗大中元年積慶太后崩此文宗母也本紀但書皇太后則竟似宣宗母矣宰相王鐸赴滄帥任路經魏博為節度使樂彥禎所害新書但書盜殺義昌軍節度使王鐸似為彥禎諱者此皆歐公過求簡淨之失也新唐書本紀及五代史皆歐公重修然五代史係歐公私自撰述從容訂正故無遺議新唐書則二百八十餘年事蹟頭緒繁多不暇

檢校入細試平心論之宋景文於列傳之功實費數十年心力歐公本紀則不免草率從事不能為之諱也當日進呈時宋仁宗即有旨舊唐書不可廢其早有所見歟

新書本紀書安史之亂

歐公本紀書法凡反逆者雖遣其將拒戰亦必書逆首姓名不書賊將也然亦有不可通者如秦宗權董昌等部將不多舉事又小書其逆首自不至混淆至安祿山史思明等地廣兵雄遣將四出其將又皆僭大官擁大眾分路專征各當一面此豈得概以逆首之名書之乃常山之陷本賊將蔡希德也而書祿山陷恆山郡潼水之戰本魯炅與賊將武令珣戰而敗也而書魯炅與祿山戰潼水敗績靈寶西原之戰本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而敗也而書哥舒翰與祿山戰靈寶西原敗績潁川之陷本賊將阿史那承慶也而書祿山陷潁川郡執太守薛愿且祿山既入東京即在東京僭號及潼關不守天子幸蜀祿山遣張通儒為西京留守田乾真為京兆尹安守忠屯兵苑中祿山未嘗親自長安也據苗晉卿傳是時衣冠多為賊脅自陳希烈以下皆送洛陽又崔光遠傳光遠為京尹偽遣其子東見祿山祿山仍以光遠為京尹光遠赴靈武祿山乃遣田乾真為尹是祿山未至長安之明證而書祿山

陷京師。即新書祿山傳。亦云祿山未至長安。羣不逞爭取大盈庫及百司帑藏。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貲財均掠之。是宋景文亦真以祿山為親至長安矣。祿山為其子慶緒所弑。慶緒亦在東京。未嘗出洛陽一步。如廣平王收西京。慶緒自赴陝。助通儒等拒戰。及收東京。陳希烈等三百人皆待罪。而東京亟發大兵使嚴莊率于天津橋南。此又慶緒據守東京。並未至長安之明證。而德二載二月。書郭英又及慶緒戰於武功。敗績。又書郭子儀及慶緒戰於潼關。敗之。又書子儀及慶緒戰於永豐倉。敗之。又書崔光遠及慶緒戰於駱谷。敗之。廣平王收京時。又書廣平王及慶緒戰於澧水。敗之。遂復京師。并書慶緒奔於陝郡。是竟以慶緒自長安東奔。又書廣平王及慶緒戰於新店。敗之。遂復東都。據此書法。一似慶緒處處身在行間者。其實香積寺之戰。即澧水之戰。乃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拒戰而敗。張通儒在長安。即出奔也。新店之戰。賊將嚴莊自東京來助戰而敗也。而新書概書慶緒。不幾使觀者回惑乎。代宗紀內却明書克京城。後代宗率大軍以東。安慶緒遣其將嚴莊拒戰。既處于陝州。代宗及郭子儀李嗣業大敗之。是又明知慶緒之未至長安也。既處處書逆首姓名矣。乃河曲之戰。又書郭子儀敗祿山將高秀巖。陳留之戰。又書嗣吳王祇敗祿山將謝元同。常山之復。書郭子儀李光弼敗祿山將史思明。雍邱之戰。書張巡敗祿山將翟伯玉。劉橋之戰。書子儀敗慶緒將李歸仁。清渠之戰。書子儀

及慶緒將安守忠戰敗績。是又各書賊將之姓名。而不書祿山慶緒。此又自亂其例也。

新書改編各傳

舊書武后有本紀。遂不列后妃傳。新書以其稱制後政事編作本紀。而猥襲諸迹。仍立傳於皇后傳內。舊書帝子傳。各隸於諸帝之朝。新書總編於后妃傳後。舊書無帝女傳。故平陽公主附於其夫柴紹傳後。太平公主附於其夫武攸暨傳後。新書另立公主傳。舊書無姦臣傳。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盧杞崔允柳燦等皆在列傳。新書另立姦臣傳。而義府子湛能與李多祚等同誅。張易之兄弟。遂不附其父傳後。而入多祚傳。舊書無叛臣逆臣傳。但以安祿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及高尚孫孝哲。朱泚黃巢。秦宗權。列在末卷。稍示區別。然高尚孫孝哲皆祿山將校。則附於祿山傳可矣。何必另立專傳。此二人既有專傳。則賊將尚有崔乾祐。張通儒。安守忠。尹子奇等。皆賊將之劇者。何以又不立傳乎。朱泚既在末卷。而從泚叛臣如源休。姚令言等。反在列傳。豈不輕重倒置。新書則分判逆二項。以李希烈。安祿山父子。史朝義父子。及朱泚黃巢。秦宗權。董昌等。舊書無昌傳。新書增入。僭號稱尊者。入逆臣等。而賊黨即附其傳後。以僕固懷恩。周智光。梁崇義。李懷光等。背國自擅。

者入叛臣傳。分類殊有差等。惟黃巢未仕於唐而列於逆臣。殊覺名實不稱。此明史所以有流賊傳也。舊書杜伏威羅藝苑君璋李子和俱列羣雄內。與李子通朱粲等相次。然伏威等皆降唐者。伏威入朝後不復出長安。後以輔公祐誣累太宗登極。曾為之昭雪。李子和降唐後。歷官數十年。以善終。此豈得尚與羣雄同卷乎。羅藝苑君璋雖降而再叛。然既為唐臣。則唐之新書。另編為卷。不復與羣雄同列。惟李密蕭銑亦曾降唐而仍入羣雄。則以此二人地大兵眾。唐初已隱然如敵國。與竇建德王世充相等。未便入之降臣內耳。又舊書輔公祐次於伏威後。以二人同起事也。闕稜王雄誕又次公祐後。以其為伏威部將也。然伏威降唐後。公祐反而稜與雄誕皆為唐效力。此豈得與公祐相次乎。新書稜雄誕附伏威傳後。而公祐另入羣雄內。舊書孔穎達顏師古馬懷素褚无量皆在列傳。新書改入儒林。以其深於經學也。劉太真邵詭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善李賀皆在列傳。新書改入文苑。以其優於詞學也。孫思邈在方伎。改入隱逸。以其人品高。不僅以醫見也。李涪風改入方伎。以其明天文也。武士彠改入外戚。以武后之父。尊崇極盛。三思等皆其子孫。寵倖冠一時。故皆附其傳後也。楊國忠亦改入外戚。以楊貴妃之兄也。邱神勳本附其父和傳後。改入酷吏。以其與周興來俊臣等同肆毒也。馬三寶本

柴紹家奴。附紹傳後。改入功臣傳。以其為國立功。則紹不得而有之也。祖孝孫傳。仁均無傳。以孝孫明樂律事。已入禮樂志。仁均明歷術事。已入歷志也。楊元炎薛季昶本在循吏傳。改與桓彥範等同卷。以誅二張時同事也。李齊運本將王暉之孫。若論新書子孫附於祖父傳之例。應入暉傳。乃另立專傳。以其與裴延齡等同惡。故與之同卷也。王宰舊附其父智興傳後。乃另立專傳。以其討劉稹之功大也。獨孤及舊附其子朗傳內。新書則傳及。而以朗附之。文行相等。自宜以子從父也。滄州程日華。舊附義武張孝忠傳內。以滄州本屬義武也。新書另立橫海專傳。是時日華能守滄州。朝命以滄州為橫海鎮。特授日華為節度。橫海一鎮自此始。故也。甘露之變。舊書詳於宦官。王守澄傳內。以仇士良繼其職。故合為一傳也。然甘露之事。究與守澄無涉。新書故另立士良傳。而詳其事於傳內也。他如立宗室宰相傳。見皇族之有人也。立蕃將傳。見外夷亦效用也。唐末諸鎮。周寶鄧處訥劉巨容顧彥朗李罕之。王敬武孟方立。楊行密趙璠等。舊書以諸人皆涉五代。不復立傳。新書傳之。以其事尚多係唐末造也。然趙光允王處直後。皆歷任梁及後唐。新書光允傳。但至知制誥而止。處直傳。但書天復初封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爵尚唐所授。其後則不復叙也。韋應物鄭谷等。皆有詩名。而無事蹟可傳。則於文苑序內。見其

姓名謂史家逸其事。故不能立傳。亦可見新書之周密也。惟中宗少子溫王重茂。中宗崩。皇后立為帝。睿宗即位。退封襄王。開元中薨。追諡殤帝。舊書有傳。新書既不列於帝紀。而皇子傳內亦無傳。殊為缺畧。長孫順德。舊在功臣傳內。新書改附於長孫无忌傳後。按高祖手定功臣。首秦王。次裴寂。劉文靜。次即順德。今反不立專傳。而附於无忌後。蘇瓌。張說。舊不同卷。新書既以當時。燕許並稱。而改編作一卷矣。長慶中。詩人元白並稱。舊書同在一卷。新書何以又不同卷。而以白居易與李入等同卷。列在中宗朝。桓彥範等之前。不且顛倒時代乎。晚唐詩人。溫李並稱。新書何以文苑中。只有李商隱。而溫庭筠則附其遠祖大雅傳後乎。陽城裂麻一事。不愧真諫官。入之列傳可矣。司空圖避亂晦跡。入之隱逸可矣。乃又創立卓行一門。以位置之。張易之兄弟。舊書附在名臣。張行成傳後。本屬不倫。新書別無可位置。遂亦附行成傳後。薛懷義。舊附外戚。武氏傳後。固屬非類。新書以其無可附。遂并不立傳。夫卓行一門。既可創為之矣。此等獨不可立。倖臣傳乎。李忠臣。喬琳。舊在列傳。新書以其晚節受朱泚偽命。遂改入叛臣傳。夫叛臣必如高駢。朱玫等。首倡叛亂者。方專立一傳。喬李等不過從賊耳。從賊中如源休。姚令言等。皆盡力助逆。僅附泚傳中。而喬李曾有功於國。晚節一蹉跎。轉列為叛首。而并以附泚之

蔣鎮等附其後傳。更覺失當。豈以二人曾為將相。故責之獨重耶。又舊書無藩鎮傳。殊覺淆混。新書則魏博。鎮冀。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澤潞。各為一卷。便覺一覽瞭如。然既分鎮立傳。則此一鎮之主帥。更替承襲。但依次直書。其人之賢否。自見新書。則以田宏正。張孝忠等之純心為國。始終一節者。又提出另入列傳。遂使一鎮之序次中斷。此亦過於分別之病。至僧元奘。為有唐一代佛教之大宗。此豈得無傳。舊書列於方伎是矣。新書以其無他藝術。遂並不立傳。抑思方者。方外也。伎者。藝術也。無藝術。獨不可以方外處之乎。余嘗謂新唐書一部。獨缺兩僧。一高行之。元奘。一邪倖之懷素。究屬史家缺事也。

新書增舊書處

陽湖趙翼撰

五代紛亂之時。唐之遺聞往事。既無人記述。殘編故籍。亦無人收藏。雖懸詔購求。而所得無幾。故舊唐書。援據較少。至宋仁宗時。則太平已久。文事正興。人間舊時記載。多出於世。故新唐書。採取轉多。今第觀新書藝文志所載。如吳兢唐書備闕記。王彥威唐典。蔣乂大唐宰相錄。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凌瑋唐錄政要。南卓唐朝綱領圖。薛璠唐聖運圖。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林恩補國史等書。無慮數十百種。皆舊唐書所無者。知新書之文省於前。而事增於舊。有由然也。試取舊書各傳。比較新書之增於舊書者。有二種。一則有關於當日之事勢。古來之政要。及本人之賢否。所不可不載者。一則瑣言碎事。但資博雅而已。今分別於左。而新書刪舊書之處。亦附見焉。

新書增舊書有關係處

代宗沈后傳。陷賊後不知所在。漸書高力士女冒為后。迎還上陽宮。力士子知非真。具言其情。詔貸之。

李密傳增密為魏公設壇即位改元永平增密與宇文文化及隔水語責其弑逆增賈潤甫勸其稍節興洛倉米勿致食盡人散

王世充傳增煬帝至江都世充請以江淮女進宮

徐圓朗傳增圓朗迎彭城劉世徹欲以為主會盛彥師被執在圓朗所恐二兇合則禍不解乃說曰公不見翟讓用李密而見殺乎圓朗乃忌世徹而殺之

房元齡傳增帝問創業守成孰難元齡謂創業難微謂守成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微與我安天下故所見各異然創業之事往矣守成之難當與公等共之

此正見太宗之圖治也

許敬宗傳增高宗欲立武后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

四海立一后何不可此正見其達君之惡

劉仁軌傳增仁軌平百濟後高宗遣劉仁愿代還仁軌以百濟新定恐新兵不得

力願再留鎮守此正見其忠於為國之處舊書但書仁愿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仁軌乃

西還

褚遂良傳增遂良諫立武氏謂武氏昔事先帝武后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

魏元忠傳增元忠再相稍憚權倖不能守正如往時袁楚客以書規之全載其文

來濟傳增諫立武后引漢成帝以婢為后故事

韓瑗傳增諫立武后引宗周褒以為言

陸象先傳增玄宗初即位太平公主欲廢之召宰相議曰寧王長當立象先曰帝

何以得立曰有一時之功象先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有罪安得廢

蘇頲傳增吐蕃盜邊玄宗欲自將討之頲極諫以為不可乃止

李景伯傳增時有建言設都督者景伯議都督專生殺權太重授非其人則覺易

生宜罷都督留御史按察秩卑任重可制姦宄由是停都督

姚崇傳增玄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帝此為相業之始崇在帝前序進郎

吏帝不顧後謂高力士曰我任崇以大政此小事何必瀆耶此見玄宗任相之專

宋璟傳增璟不賞郝靈佺斬默啜之功恐啟天子倖邊功此見大臣遠慮增張嘉貞為

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論不覺失聲嘆息

韓休傳增帝嘗獵苑中或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帝嘗引鏡不樂左右謂自

休入相陛下無一日歡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

張九齡傳增武惠妃謀陷太子瑛私使人言於九齡九齡即奏之帝為動色故終

九齡為相太子得無患

裴耀卿傳增玄宗封禪後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籛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供張不用錦繡示我以儉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言擾民即不足告成功此其愛人也

吳兢傳增兢撰則天實錄書張昌宗誣構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為證說已許之賴宋璟再三勸阻說始明元忠無此語後說為相私乞改之兢曰徇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之董狐

馬懷素傳增同時修書者數十人姓名類叙於傳末

楊慎矜傳增慎矜得罪之由因其家所出婢得入宮以其與術士史敬宗相往來之事奏聞玄宗發怒楊國忠密知之乃語王鉷使告發其罪

楊國忠傳增國忠主議征雲南募兵之慘酷州縣吏至召貧弱者縛至室中械而送軍前亡者即以送吏代之增國忠請以安祿山為平章事追入輔政已草詔而帝遣輔瑒琳覘之瑒琳得賂還言祿山不反帝遂焚前詔

郭子儀傳增復陝郡時其子盱與賊戰死

劉晏傳增晏在襄陽辭永王璘之官為採訪使李希言守杭州璘聞有備乃西走增晏所用管計賬者皆士人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

名增晏傳末附韓洵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等皆晏所擢用後多任轉運等使循晏舊法以利國者

崔渙傳增渙劾奏元載怙權樹黨之疏正見其疾惡

馮盎傳增貞觀中或告盎反帝將討之魏徵力保其不反乃遣使諭盎盎果遣子入侍帝曰徵一言強於十萬兵矣

阿史那社爾傳增同出征者有郭孝恪其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貽社爾社爾不受帝聞之曰二將優劣不必問人矣

崔光遠傳增玄宗出奔光遠為京兆尹偽遣子東見祿山時祿山已令張休為京兆尹及得光遠投順即命休還洛

王思禮傳增肅宗自靈武至鳳翔賊兵來攻甚危適崔光遠遣王伯倫李椿以兵至聞賊攻鳳翔欲乘虛襲長安賊聞之乃引還伯倫戰死椿被執

李光弼傳增野水渡之役光弼以計降賊將高暉李日越二人增邠山之敗由魚朝恩不聽光弼言去山險就平地故敗增代郭子儀營壘幟無所更一經光弼號令氣色乃益精明又於郝庭玉傳記朝恩使庭玉布陣坐作進退如一朝恩歎賞庭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姜公輔傳。增德宗出遊涇師之亂。欲往鳳翔。倚張鎰。公輔謂鎰文臣。而其下皆朱泚舊部。曲軍且有變。帝乃往奉天。不數日。鳳翔大將李楚琳果殺鎰。應泚。增帝初至奉天。聞泚欲來迎。乃詔止諸道援兵。公輔力言不可。無備。乃納兵。不數日。泚兵來犯。

田承嗣傳。增承嗣先為安史偽將。後背史朝義。降於僕固瑒。

田悅傳。增朱泚僭據長安。其弟滔自幽州起兵。應之。約悅同舉兵。悅許之。而王武俊遣人阻悅。悅兵遂不出。滔怒。攻其貝州。於是武俊與李抱真同出兵救悅。

田季安傳。增憲宗命吐突承璀討王承宗。季安欲救之。有譚忠者為畫策。陽出兵助王師。而陰約承宗以堂邑見與。若為攻得者。遂邀朝命。寵獎。

李維岳傳。增維岳敗於東鹿。欲上表歸朝。田悅遣人來責維岳。遂復抗。

劉濟傳。增譚忠激濟進兵討王承宗。

劉總傳。增譚忠勸其以地歸朝。

段秀實傳。增郭晞在邠。不戢軍士。邠帥白孝德不能制。秀實殺十七人。自請於晞。晞不能難。

韓游瓌傳。增李懷光誘游瓌叛。游瓌白發其書。帝嘉之。後又有書來誘。為渾瑊所

獲。稍伺察之。游瓌怒。罵瑊。帝懼有變。遂幸梁州。此事大有關係。舊書乃無之。增吐蕃來寇。游瓌破之於合水。吐蕃攻陷鹽州。游瓌收復之。及吐蕃請盟。游瓌奏不可信。帝不從。及平涼之盟。游瓌以勁騎赴柳泉會盟。使渾瑊被劫。逃出。賴游瓌兵乃得歸。舊書亦無。

董晉傳。增晉與李涵使回紇。回紇責償馬價。涵不能對。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賜爾不已多乎。爾之馬多疲斃。天子敕勿屑屑較。爾反以為不足乎。回紇語塞。

李希烈傳。增竇良女為希烈所得。女謂父母曰。勿戚戚。吾能殺賊。果為希烈所嬖。乃與陳仙奇密謀。酖死希烈。舊書但云仙奇酖死希烈。而竇良女不載。

鮑防傳。增策賢良方正。防閱策。得穆質。柳公綽等。皆名士。質對策最切直。獨孤。悞欲黜之。防曰。使上得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高第。

楊憑傳。增憑為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姻友無敢送者。徐晦獨送至藍田。夷簡特薦晦為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耶。舊書至以此另立徐晦傳。新書刪晦傳。而以此附憑傳內。

杜黃裳傳。增黃裳與憲宗論致治之道。在修己任賢。操執綱領。至簿書訟獄。本非

人主所自任

李吉甫傳。增罷冗員一疏。奏伐蜀之師。宜增二峽一路。以分賊勢。劾中書吏滑渙。句結樞密使竊權。李錡將反。吉甫建議。使韓宏進兵。因田宏正歸順。請撤河陽之兵。戍汝州。以逼吳元濟。按武宗時。吉甫子德裕重修憲宗實錄。虛張其父之美。宣宗時。特命刊正。今此等事。舊書皆無。而新書增之。豈舊書據大中刊正之本。而新書尚據會昌重修之本耶。

權德輿傳。增德輿建議。王承宗可起復。盧從史不可起復。

張薦傳。增顏真卿使於李希烈。為所拘繫。薦上疏。請以希烈之母妻妹三人之拘於京師者。移置境上。以贖真卿。

蔣乂傳。增李錡以反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召乂問。一房自大功乎。乂曰。其祖神通開國時有功。可因孫而累其祖乎。曰。自期可乎。乂曰。其父若幽死。社稷可令其絕祀乎。乃止。坐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王鏐傳。增西域朝貢酋長在京。因隴右陷蕃。不得歸。皆食鴻臚。凡四千餘人。鏐奏請停其廩。給李泌。請以隸神策軍。皆成勁旅。而歲省五十萬緡。

孔戣傳。增番舶至粵。向有下旋稅。有閱貨。宴錢戣帥粵。悉禁絕之。海商死。官籍其資。滿二月無妻子。至則没入。戣不為限。悉推與之。

韋澳傳。增宣宗召澳。屏人問近日奄宦如何。對曰。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曰。未也。澳曰。不若就其中可用者計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至緋。猶可。衣紫則合為一矣。

鄭綱傳。增官官竇文瑒。新為中尉。欲以白麻制下中書。綱力諫。止。增盧從史懷不軌。李吉甫諧綱漏言於從史。憲宗怒。召李絳告之。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為陛下言者。帝曰。吉甫。絳曰。安知非吉甫誣陷之。帝乃悟。

崔宏禮傳。增討李同捷時。大將李萬瑀。劉宗擁兵自固。宏禮奪其兵。破賊。李祐以鄭滑兵入齊。而潰。宏禮悉斬其兵。以渾兵二千付祐。敗賊。

王起傳。增武宗即位。起為山陵使。樞密劉宏逸。薛稜。欲因山陵兵謀廢立。起密奏。乃皆伏誅。

王式傳。增式為安南都護。退蠻兵。捕斬反者。及移浙東。討殺草賊。仇甫移徐州。殺銀刀都之為亂者數千人。

錢徽傳。增徽為掌書記。時大寒。先發冬衣。以靖兵亂。在宣歙。幕帥崔衍病亟。徽請池州刺史李遜。至以安軍士。及為學士。奏憲宗弗納。貢獻帝密戒有獻者。入銀

臺門勿令學士知

裴度傳。增度與帝言君子無黨小人有黨

牛僧儒傳。增初對策切直得罪時宰之處此為牛李黨事之始。增劉稹誅後石雄

軍吏得劉從諫與僧儒李宗閔交結書。此蓋因李德裕當國希旨者附會為之。

李石傳。增石與文宗論為治之要。惟登拔才良及論貞觀開元之治。石欲強帝意

謂漢文景不足法。當上法堯舜。增討劉稹時石奉使督戰責石雄王宰等取破

賊期。後果如期奏績

蕭做傳。增宣宗以李璣為嶺南節度已賜節。因做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遣使

即令樂工追節還

李珣傳。增文宗嘗欲以陳王成美為嗣既崩中人引宰相商議所當立。珣曰帝已

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皆危之。珣曰臣下知奉上命而已安與禁中事。後

終以此被貶

李德裕傳。增德裕帥蜀時築籌邊樓。仗義城禦海城柔遠城等事。增宰相閤百官

非公事不入。自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至設宴其中。德裕為相奏文宗禁止。增

帝欲官李訓德裕以為僉人。不當授。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之。適為帝

所見帝不悅。武宗欲殺楊嗣復李珣皆宗閔黨也。德裕三叩求乃免死。對武

宗論任宰相一事。又極論朋黨之害。傳末又附載崔嘏魏鉅丁柔立等皆為德

裕訟冤者

馬植傳。增植與中尉馬元贇善。元贇以上所賜帶遺之。他日對便殿帝識其帶。知

其通近侍。遂出之

崔安潛傳。增安潛之將張自勉討王仙芝有功。宋威忌之。欲令隸麾下。宰相鄭畋

謂如此則自勉以功而受辱也。何以勸立功者。

朱宣傳。增朱全忠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

李輔國傳。增輔國逼徙上皇。高力士叱令為上皇控馬之事。

魚朝恩傳。增吐番入寇。朝恩欲遷都洛陽。郭子儀疏諫以為不可。增朝恩譏誚宰

相溫造。面折其議。朝恩為其子請進官。左右已以紫衣進。元載密謀擒縛

朝恩

田令孜傳。增令孜導僖宗荒樂。賞賜及強奪商旅財貨之事。令孜討王重榮戰敗

逼帝幸興元。以致朱玫立嗣。襄王煊為帝。皆令孜召禍也。帝幸蜀後令孜激黃

帽軍亂。孟昭圖上疏諫。令孜矯詔貶而害之。增中人曹知慤與破賊有功。因大

言帝還時當在大散關。閱羣臣可歸者歸之。令孜恐其圖已。密令王行瑜殺之。此等舊書皆無之。但云令孜從幸梁州。求為監軍以去而已。案此等事皆令孜之釀禍肆惡。不叙於令孜傳。而誰傳耶。

黃巢傳。增王仙芝為宋威敗於沂州。仙芝亡去。威因奏仙芝已死。散遣諸道兵。已而仙芝復出。諸道兵始休。又徵。於是皆怨。墩刺史裴渥為賊求官。王仙芝黃巢皆詣渥。飲適詔至。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仙芝喜。巢以官不及。已詢曰。君獨得官。此五千眾安歸乎。因擊仙芝。仙芝憚眾怒。亦不受官。分其眾各路剽掠。墩賊將朱溫為王重榮所敗。遂降於重榮。

以上七十一傳。新書所增事蹟章疏。皆有關於時事政術者。

新書增舊書瑣言碎事

竇建德傳。增建德微時。盜夜劫其家。建德殺三人。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縊。使盜曳出。又殺數人。

李靖傳。增太宗手書二則。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中制。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知公起居狀。後權德輿見之。流涕曰。君臣之際。一至此耶。杜正倫傳。增正倫初欲與城南諸杜叙同族。不許。相傳城南杜固有壯氣。正倫既

執政。奏鑿杜固以通水利。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南杜不振。

太子承乾傳。增承乾學蕃人。設穹廬。自作可汗。死。令其下奔馬哭之。誓有天下。後委身思摩。作一設。又言有諛者。輒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

李傑傳。增斷獄有婦人與道士控其子不孝。傑究得其實。殺道士。

許敬宗傳。增敬宗辨濮陽之帝邱。及濟漯斷流。見其博雅。

張錫傳。增錫與蘇味道俱坐罪繫獄。錫日膳豐侈。不少貶味道。道席地菜食。武后遣人覘之。乃憐味道而惡錫。

裴炎傳。增炎子由。先以諫武后流瀼州。逃入北庭。致富數千萬。能詞。朝庭陰事。后遣使殺流人。由先預知之。與追者格鬪。會后又赦流人。遂得免。後官至工部侍郎。

裴寬傳。增寬為潤州參軍。人有餽鹿肉者。不可却。則受而埋之於後圃。為刺史。常說樓上所見。問知其故。遂以女妻之。寬衣碧褶。而長人呼為碧鶴。雀

哥舒翰傳。增潼關之戰。賊將崔乾祐用兵。十十五伍。官兵阨於隘道。遂大敗。

嚴武傳。增武八歲時。擊死父之寵妾。及節度劔南。最厚杜甫。亦屢欲殺之。李白作蜀道難。為甫危之也。

劉晏傳。增晏八歲時。元宗令張說試之。曰國瑞也。

王嶼傳。增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寫錢為鬼事。嶼為祠祭使。乃用之祠廟。

關播傳。增李元平築汝州城。李希烈潛使人應募。遂為內應。縛元平去。以元平本播所薦也。舊書以李元平傳後附播傳。故此事載元平傳。新書則以此事附播傳。而不復立元平傳。

邵說傳。增說面奏德宗。自解失身陷賊之處甚詳。

李賀傳。增每日出游。使童奴背古錦囊。有得即投入。其母探知之。曰是兒嘔出心肝乃已。

韋皋傳。增皋沒後有議其箭有定秦二字。以為蓄異謀者。陸暢為辯云。定秦者匠名也。事乃白。擲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暢反以為蜀道易。以美皋。

田悅傳。增張仝固守待救。放紙鳶至馬燧軍。謂三日不救。士且盡為悅食。燧乃進軍破悅。

劉元佐傳。增元佐母數教元佐盡臣節。見縣令白事者。甚畏懼。即戒元佐。汝父吏於縣時。亦當爾。汝可倨受耶。擲汴州相國寺佛軀出汗。元佐大施金帛。人皆效之。輸納無算。元佐藉之以充軍賞。

盧坦傳。增杜黃裳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將破產。盍戒之。坦曰。凡官廉者必不積財。積財者皆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聽其不道以散心。

韋綬傳。增綬讓楊凝為舉首。及為學士。德宗嘗與韋妃幸其院。值其寢。以妃蜀襪袍覆之。

胡證傳。增裴度未顯時。飲酒店。為武士所窘。證突入座。上豪飲。取鐵燈檠手合其跣。謂諸人曰。我欲為令不醜者。以此擊之。眾叩頭請去。度乃得免。

羅立言傳。增立言在河陰築城。所當者多富豪。乃令自築其處。貧民得免。畢誠傳。增誠三徙鎮。不得入朝。乃求麗妹。結宰相令狐綯。綯不受。有太醫李元伯聘之。進於帝。極嬖之。

崔彥昭傳。增彥昭與王凝外兄弟也。凝先貴。不禮彥昭。及彥昭為相。其母恐彥昭報怨。敕家人多置履屐。曰王氏妹將與子偕逐。吾將同行。彥昭遂不敢報怨。

黃巢傳。增巢入杭州。董昌所屯地名八百里。賊問老嫗。答曰。官兵屯八百里矣。賊驚遂去。又劉巨容使沙陀五百騎餌賊。棄馬而遁。明日賊乘其馬出戰。而馬識

沙陀語呼之盡奔還遂多擒賊

新書立傳獨詳處

新書諸傳較舊書多大同小異不過刪其無詞而補其未備無有大相逕庭者
惟劉晏李泌陸贄李絳高駢高力士六傳所增於舊書幾至倍蓰蓋劉晏傳則本
於陳諫所論晏之功有二害二利也其論云晏大指在使民得安耕織常歲則歛
不使至賑給賑給至則無所濟多則國用不足又將重歛矣災地所乏者糧而他
產自在以所產貨之於熟地自免阻飢新書獨詳載之以其大有益於荒政也
李泌傳則本於李繁所作鄴侯家傳也新書增蕭宗欲以建寧王倓為元帥必力
欲請上皇復位必曰若宗問破賊期必請先傾范陽粟穴則一勞永逸收京後肅宗
與泌又請德宗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地吐蕃戰不力及事平來索地必力言不可
宗微吐蕃兵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地吐蕃戰不力及事平來索地必力言不可
君相之命何至建中此皆舊書所無而道茂預請城奉天以為天命合有此厄必論
有廢立意必再三言立姪不如立子之語相同意方解舊書詳載之與新書所云帝
罪一事為不可証則亦知此事之猶可信矣陸贄傳則本於宣公奏
議也新書增費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
務遠遺近請先事李希烈徐圖田悅等此在涇師未變之前已李絳傳則本於將
偕所撰遺事七篇也新書增其論敬大臣遠小人一疏論納諫一疏又魏博田季

正以六州歸命絳請速與節并大擢賞以獎其忠義絳
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攸以授將偕撰次七篇以傳高駢傳則本於郭廷
誨廣陵妖亂志也新書增贊聞道復安南移帥蜀南詔方改雅州聞駢名即遣使
裁減軍士衣食兵亂駢匿園中免既無誅亂者嬰駕皆斬南詔為都統討黃
巢遣張洎敗巢集懼乞降駢信之時所徵各鎮之師皆至淮南駢欲專已功奏盡
遣散歸巢知之即告絕駢怒又遣洎往討所徵各鎮高力士傳則本之巫山記也
死又叙畢師鐸秦彥揚行密孫儒之亂甚詳高力士傳則本之巫山記也
寵故屬意其子壽王力勸帝推長而立由是肅宗儲位遂定時楊國忠主用兵
雲南喪師數十萬莫敢奏者力士密奏亦可見景文採輯之勤矣至唐末諸臣各
傳俱比舊書詳數倍則舊書本太略耳

新書刪舊書處

新書事增於舊書非特於舊書各傳內增事跡并有舊書無傳而新書增傳者
如穆宗宣懿韋后武宗王賢妃宣宗元昭龜后舊書有目無傳新書補傳之懿宗
恭獻王后并無其目新書亦為補傳可見搜考之博也然於舊書事跡反有刪之
者長孫無忌傳帝自製威鳳賦賜无忌李百藥傳有封建論一篇豆彥威傳議僕
射上事儀注宜遵開元禮受冊官與百僚答拜不得坐受劉沔傳沔嘗戰傷重卧
草中月黑不知歸路夢有人以雙燭引之遂起果有光前導自後破敵危難時常
有此光及罷鎮光遂息沔亦尋卒李德裕傳有自著窮愁志及論冥數一篇舒元

輿傳有諫祀九宮貴神不宜稱臣署御名此皆舊書所有而新書刪之以其無大關繫也李嗣業傳舊書記其新店之戰郭子儀已為賊兵所包嗣業引回紇兵衝之轉敗為勝之功甚詳新書刪之以其香積寺之戰功已冠軍也王武俊傳舊書李寶臣與朱滔破田承嗣代宗使中貴馬承倩勞之寶臣贈絹少為承倩所詢寶臣慚武俊遂勸寶臣劫滔兵反與承嗣合新書刪之以此事已見於武俊傳也劉怱傳舊書怱本朱滔部將先勸滔勿反及滔舉兵敗歸疑怱有異志不敢入怱乃具卒伍郊迎二十里入之人以為忠於所事新書刪之以此事已見於怱傳也呂元膺傳舊書元膺為東都留守李師道遣門察管嘉珍至東都結僧圓靜糾約山棚民為變新書亦刪之以此事已見李師道傳也韋諤傳舊書楊國忠貴妃既死於馬嵬玄宗將發從駕軍士猶懷去就陳元禮不能制適益州貢春綵十萬至帝召六軍散之令各自擇便軍士乃俯伏流涕曰死生從陛下按此事應入元禮傳與諤何涉新書於諤傳刪之亦見其去取得當也張茂宗傳德宗以公主字茂宗茂宗丁母憂詔起復成禮諫官蔣乂疏言非軍中不宜墨綬從事舊書載其疏於茂宗傳新書刪之改入乂傳亦見其移置得宜也渾瑊傳舊書記平涼之盟瑊為吐蕃所劫單騎脫歸之事甚詳新書但云為尚結贊所劫副使以下皆陷惟瑊得免陸贄傳舊

書謂贄惡寶參參之死贄有力焉新書刪此數語轉於參傳載贄救免之疏似為瑊贊諱者以二人皆名臣也李義府傳舊書御史王義方奏其初容貌為劉洎馬周所幸此正見義府之無恥魏少游傳舊書少游觀察江西有京吏賈明觀恃魚朝恩勢肆惡事敗元載受其賂判往江西效力少游以載故優容之及路嗣恭代少游到日即杖殺明觀人以為賢路而醜魏此正見少游附勢之無品裴延齡傳舊書載陸贄劾延齡一疏甚詳此正見延齡之奸贄之正而新書皆不載亦似為之諱者然義府延齡等人本卑劣何必為之掩飾也至如田悅傳朱滔方圍悅之貝州田緒殺悅即以兵與王武俊李抱真大破滔於涇城此事有關于三鎮離合之故而新書刪之王處存傳黃巢據長安處存以兵五千白縵為號夜入京賊驚遁去而京師少年亦做其白號劫掠坊市賊覘知復入市召两市丁壯七八萬殺之此事見巢禍之慘新書亦刪之此皆不當刪而刪者而尤甚者戴胄義倉為千古積貯之良法舊書曾傳載其疏甚詳而新書刪之張宏靖傳舊書劉總以幽鎮歸朝欲盡革河朔承襲之弊請以已鎮分為三道仍籍軍中宿將送於朝欲朝庭官之使幽薊之人知慕朝廷官爵及疏上而宰臣崔植杜元穎不知遠計時已命張宏靖節度幽薊但欲崇重宏靖以總所鎮全界之其將校在京者悉令隨歸故宏

靖至鎮。不數日復亂。自是再失河朔。此事大有關係。而新書亦刪之。此則景文之
率意裁汰。不及酌其輕重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七終

